

經義述聞 周易下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雲行雨施

乾象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虞注曰已成既濟上坎為雲下坎
 為雨互體故雲行雨施引之謹案此謂九二九四上九變而之正
 也案經典之文言必有序下文方言六位時成而此先言卦變
 非其序也下文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即六陽爻也若有
 三爻變而為陰不得謂之六龍矣且既濟之卦上坎下離若經
 謂變成既濟則當兼言坎離其象始備未有舍離而獨言坎者
 也舍離而言上坎下坎則是習坎矣安在其為既濟乎此義之
 必不可通者也虞氏之正之說施之乾卦已乖刺如此則他卦

可知矣。又荀爽注文言曰：乾升于坤，曰雲行；乾降于坤，今本作坤降于

乾誤曰：雨施乾坤二卦成雨，既濟。見集案：乾升于坤，謂乾九二之

坤五也；乾降于坤，謂乾上九之坤三、九四之坤初也；乾九二之

坤五成坎，謂之上坎為雲，可也；乾上九之坤三成互體坎，謂之

不坎為雨，亦可也。若乾九四之坤初，則成離，離為日而不為雨，

不得謂之雨施矣。荀說更疏於虞氏，豈足據乎？

至哉坤元

坤象傳至哉坤元，正義曰：至，謂至極也。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

同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

坤言至哉，引之謹案。至亦大也。爾雅曰：至，大也。郭璞作至，釋文

曰：至，本又作至。鄭注哀公問曰：至矣，言至大也。高誘注呂氏春

秋求人篇及秦策，並曰：至大也。至哉，猶大哉也。老子道德曰：域

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坤與乾有並大之義，故下

文言含宏光大，六二言直方大，六三象傳言知光大，用六象傳

言以大終也。自正義強為分別，而宋世說易者遂謂至義差緩，

不若大之盛。或謂坤效乾法，至乾之大而後已。近世惠氏周易

述，又謂說文至從一，一亦地也，胥失之鑿矣。

其義不困窮矣 其義吉也 義弗克也 其義凶也

義弗乘也 義无咎也 義不食也 義不及賓也

失其義也 其義惑也 其義焚也

引之謹案：義者，理也。道也。言此一爻也。理固然也。解象傳曰：剛

柔之際，義无咎也。王注曰：義，猶理也。正義曰：剛柔既散，理必无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一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咎或訓義為宥云剛柔得宜失之廣雅曰理亦道也復象傳曰頻復之厲義无

咎也漸象傳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既濟象傳曰曳其輪義无

咎也言其道固无咎也同人象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言其道

固弗克也賁象傳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言其道固弗乘也明

夷象傳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言其道固不食也或曰惟義之

姤象傳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言其道固不及賓也或曰其義

其義者其理也其道也言此一卦也此一爻也其道固如是也

需象傳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言其道不困窮也比象

傳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是也小畜象傳曰復自道其義吉也言

其道固當吉也正義曰以陽升陰以剛應柔其義於理吉隨象

傳曰隨有獲其義凶也言其道固當凶也袁樞曰其義凶旅象

傳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言其道固當喪也正義曰言以旅與

又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言其道固當焚也鼎象傳曰鼎耳革

失其義也言失其道也漸象傳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是也而

解者於復之義无咎則曰去復未甚大遠於義於漸之義无咎

則曰未傷君子之義並正於同人之義弗克則曰違義傷禮眾

所不與於賁之義弗乘則曰棄於不義於姤之義不及賓則曰

義所不為並正於隨之其義凶則曰失於臣義正義皆不得其解

而強為之辭也

比吉也

比象傳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朱子語類曰比吉也也字衍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

皇清經解卷三頁上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庚申補刊

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家大人曰。比吉也。也字涉下文。比輔也。而衍其比吉二字。則當在下文原筮之上。不當在比輔也之上。請以四證明之。凡彖傳必先釋卦名。而後及卦辭。若比吉二字在比輔也之上。則是先列卦辭而後釋卦名。六十四卦皆無此例。一也。凡傳釋卦辭。必列卦名於其上。若蒙彖傳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需彖傳曰。需有孚。允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厥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此亦當云。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若無比吉二字。則自亂其例。二也。九五以剛處中。所以比而得吉。然則以剛中也。止釋比吉之義。原筮元永貞之上。必當有比吉二字。三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擇善而從。曰比。是比與從同義。荀子王制篇曰。天下莫不順比。從服。是比與順從同義。然則下順從也。仍是釋比字之義。謂比輔也。之比非釋吉字之義。以上文原無比吉二字故也。四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釋文引馬注曰。毒治也。集解引虞注曰。毒荼苦也。王注曰。毒猶役也。引之謹案。廣雅。毒安也。毒天下者。安天下也。孟子梁惠王篇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莩。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其義。廣雅訓毒為安。蓋周易舊注也。視諸說為長。老子曰。亭之毒之。亦謂平之安之也。

乾行也 天行也 天行健

乾象傳天行健。正義曰謂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无時虧退。故曰天行健。引之謹案。爾雅。行道也。天行謂天道也。晉語。歲在大梁。將集天行。韋昭注曰。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是古人謂天道爲天行也。天行健。地勢坤。相對爲文。言天之爲道也。健。地之爲勢也。順耳。王弼注。地形不順其勢。順。傳言純卦之象。文皆相對。水洊至。習坎。與明兩作離相對。洊雷震。與兼山艮相對。隨風巽。與麗澤兌相對。是其例也。若解爲運行之行。則與地勢之勢。文不相當矣。蠱象傳。終則有始。天行也。剝象傳。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象傳。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皆謂天道。臨彖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與此同義。同人象傳。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亦謂乾道。乾象傳。乾道變化。與此同義。困象傳。動悔有悔。吉行也。豐象傳。遇其夷主。吉行也。皆謂吉道也。同人象傳。同人于宗。吝道也。文義正相侶也。王弼說乾行。曰乾之所行。虞翻說蠱之天行。豐之吉行。曰震爲行。孔穎達說剝復之天行。曰天之所行。說困之吉行。曰知悔而征。行必獲吉。胥失之矣。

謙尊而光

謙象傳。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引之謹案。尊。讀擗節。退讓之擗。尊之言損也。韓詩外傳。謙者抑事而損者也。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說見前。光字條下。

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上文曰。天道下濟而光明。猶此言尊而光也。地道卑而上行。猶此言卑而不可踰也。夫擗節退讓。君子之所以爲謙。故謙之德曰尊。繫辭傳曰。謙尊而光。謙以制禮。曲禮曰。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其義一。

而已矣。解彖傳者多誤以尊卑為對文。夫尊卑若是對文，則二句不可缺一。繫辭傳之謙尊而光，反似偏而不具矣。甚矣其不可通也。孔穎達解彖傳謂尊者有謙而更光，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解繫辭傳則曰：以能謙卑故其德益尊而光明。同一謙尊而光，而前後異訓，蓋不得其解，則多方推測，而卒無一當矣。虞翻注彖傳曰：天道遠故尊，三位賤故卑。馬融注論語顏淵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亦誤以尊卑為對文。或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尊謂人，卑謂自卑也。曰：若然，則經當云：謙尊人而光，自卑而不可踰。文義乃明。今經省其文，而但曰：尊曰卑，則所尊者何人，所卑者又何人乎？曲禮曰：自卑而尊人。表記曰：卑已而尊人。若經省其文，口卑而尊，其可通乎？或說非。劉晝新論誠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斂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讀尊為樽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也。正與經旨相合。尊與退讓同義。故書傳多言尊讓者，儒行

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正義謂尊敬於

物失鄉飲酒義。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又

曰：君子尊讓則不爭，聘義。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

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

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

淮南泰族篇：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尊與樽同。尊讓即樽節退

讓也。說文無樽字。古多借尊為之。後漢書：光武十五王傳贊：沛獻

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尊節。或通作樽。荀子：不苟篇：恭敬樽紕以畏事人。楊

倛注曰：樽與樽同。紕與紕同。謂自樽節貶損。又通作傳。荀子：仲

尼篇：恭敬而傳，謹慎而嘽。謙與注曰：傳與樽同。卑退也。

輝光日新

大畜彖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王弼注以輝光日新其德爲句。釋文曰。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家大人曰。鄭讀是也。蓋剛健謂乾。篤實謂艮。凡物之弱且薄者。必不能久。惟其剛健篤實。是以輝光日新。此釋大畜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言其德之大正。乃釋利貞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與其德剛健而文明。句讀正同。如輔嗣讀。則亂其例矣。輝光日新。與下正賢。天三韻正協。如輔嗣讀。則失其韻矣。虞翻注曰。二已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離爲日。故輝光日新也。鄭傳費氏易。虞傳孟氏易。而句讀相同。蓋古無以其德二字連上讀者。故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合閭彌崇。輝光日新。魏劉邵人物志釋爭篇。光暉煥而日新。晉張華勵志詩曰。進德修業。暉光日新。初學記載晉傅咸周易詩曰。暉光日新。照于四方。皆以輝光日新爲句。錢氏曉徵荅問。亦以鄭說爲長。而引漢書禮樂志。暉光日新。魏志管輅傳。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輝光日新。爲證。與家大人說相合。各有援據。謹竝記之。

甲坼

解彖傳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釋文曰。坼。馬陸作宅。云根也。李善注蜀都賦。引鄭注曰。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引之謹案。宅乃毛字之假借。說文曰。毛。艸葉也。從垂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字。毛宅坼。古竝同聲。故又通作坼。周易述以坼爲古文宅字之譌。非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萃彖傳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郭京周易舉正作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以為王韓真本。引之謹案。王注曰。大人體中正者也。通聚以正。聚乃得全也。通聚以正。即釋亨聚以正也。五字亨下無利貞二字。明矣。而九家易及虞翻本則有此二字。集解引九家易曰。五以正聚陽。故曰利貞。然則聚以正也。乃釋利貞之義。又引虞翻釋彖辭曰。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為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虞氏釋彖辭。多并舉傳文。如釋蒙彖辭。童蒙求我。曰。故童蒙求我。志應也。釋大畜彖辭。利涉大川。曰。故利涉大川。應乎天也。釋坎彖辭。行有尚。曰。故行有尚。往有功也。此類匪一。然則釋此卦彖辭。而云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即是彖傳之文。蓋所見本。聚以正也。上有利貞二字也。貞訓為正。故曰利貞聚以正也。猶大壯彖傳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既濟彖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九家及虞本為長。郭氏不能詳考。而謂王韓本有此二字。非也。集解利貞在聚以正也之下。亦失其次。豈有先釋其義。後舉其辭者乎。蓋寫者錯亂耳。

困剛揜也

困彖傳困剛揜也。荀爽曰。謂二五為陰所揜也。王弼曰。剛見揜於柔也。正義曰。此就二體以釋卦名。兌陰卦為柔。坎陽卦為剛。坎在兌下。是剛見揜於柔也。剛應升進。今被柔揜。施之於人。其猶君子為小人所蔽。以為困窮矣。家大人曰。揜即困迫之名。剛

揜者陽氣在下。困迫而不能升也。表記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鄭注曰。揜猶困迫也。是其義。襄二十五年左傳行及弇中。杜注曰。弇中狹道。狹道曰弇。亦是逼迫不容之稱。與剛揜之揜。聲同而義近。故虞翻本揜作弇。

異而耳目聰明

鼎彖傳。異而耳目聰明。虞注曰。謂三也。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兩坎兩離象。乃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巽而耳目聰明。引之謹案。如虞說。則是坎而耳目聰明矣。豈巽之謂乎。三動則成未濟。未濟之象。火在水上。亦與以木巽火之象不合。其誤甚矣。仲翔必欲爲此說者。蓋以外卦離爲目爲明。而無耳聰之象。故云三動成坎以遷就之。不知古人之文。多有連類而及者。離

固爲目爲明。而但云巽而目明。則文單而義不顯。故必以耳聰並稱。而明目達聰之義始著。非謂卦中有耳聰象也。樂記曰。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樂以聽爲主。當云耳聰。而記並稱目明。亦是連類而及也。遍考彖傳之文。若是者多矣。謙之爲象。地中有山。而彖則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非謂卦有天象也。遯之爲象。天下有風。而彖則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非謂卦有地象也。離之爲象。日也。而彖則曰。日月麗于天。非謂卦有月象也。坎之爲象。川也。而彖則曰。地險山川邱陵也。非謂卦有山與邱陵象也。家人之象。男女正位。但言夫婦可矣。而彖則曰。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非謂卦有父子兄弟象也。睽之爲象。

二女不同行也。而彖則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非謂卦有男象也。艮之爲象止也。而彖則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謂卦有行象也。比物連類。多有因此及彼者。讀者心知其意。斯爲得之。必欲事事合於卦象。則穿鑿而失其本指矣。

後有則也

則困而反則也

不違則也

順以則也

失則也

乃見天則

引之謹案。爾雅曰則常也。故管子七法篇曰物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震來虩虩。恐懼失常。後乃笑言復其常度。故震象傳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有則猶言有常。坤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是也。同人九四知難而退。始雖困苦。終復其常。故同人象傳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反則猶言反常。屯象傳曰十年乃

字反常也是也。謙之卦德以謙爲常。六四撝謙不改其舊。故謙

象傳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違則猶言變常。歸妹象傳曰利

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是也。明夷六二用拯馬壯。應天合衆。處順

安常。故明夷象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順以則猶言順而有

常。坤象傳曰後順得常是也。明照四方。乃日之常。入于地中則

失常道。故明夷象傳又曰後入于地失則也。失則猶言失常。需

象傳曰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是也。天之常道既健且剛。乾元

用九乃得其常。故乾文言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猶言天

常。文十八年左傳以亂天常。哀六年左傳帥彼天常。皆謂天之

常道也。解者多以則爲法則。夫笑言啞啞。何法則之可傳。弗克

攻吉。何法則之可反。明入地中。又何失法則之有乎。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家大人曰小過彖傳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過下當有亨字乾

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乾元下亦當有亨字傳先舉經文亨

字而後解之如遯彖傳曰遯亨遯而亨也既濟彖傳曰既濟亨

小者亨也正義曰當更有小字是其例矣小過正義曰此釋小過之名也

并明小過有亨德之義則唐初小過下已脫亨字王弼乾文言

注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則魏

時乾元下已脫亨字因上乾元用九而誤脫

果行育德

蒙象傳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盧注曰艮為果震為行

王注曰果行者初筮之義也正義曰君子當發此蒙道以果決

其行告示蒙者則初筮之義引之謹案艮為果非果行之果

也初筮告者決疑也不得謂之果行今案果育皆成也卦下坎

上艮坎象曰君子以常德行是坎為德行也說卦曰成言乎艮

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是艮為成也

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見文選謝靈運詩注又周官大小五

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疏引高誘呂氏春秋察賢篇注曰育成

也晉語韋注曰育遂也遂亦成也氏春秋去私篇注曰遂成也 坎有德行艮以成之故曰果

行育德 衍在中也

需象傳需于沙衍在中也荀爽注曰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

而不進也虞翻注曰衍流也孔穎達正義曰衍謂寬衍去難雖

皇清經學 卷三百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七 庚申補刊

近猶未逼于難而寬衍在其中也。家大人曰：諸家說衍字之義，均有未安。或讀需于沙衍為句，引穆天子傳南絕沙衍為證，與爻辭不合。尤非。今案衍當作行。今作衍者，因與沙字相連而誤加之耳。淮南秦族篇：不下廟堂而行。行在中也。即承上文不犯難行也。而言初九不犯難行，是以无咎九二行而在中，是以終吉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行在中。震象傳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咎也。上言行，下言在中，正與此行在中同義。師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泰象傳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臨象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未濟象傳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義與此竝相近。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家大人曰：吉下當有也字。象傳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且入韻之字。其下皆有也字。此傳吉字與失為韻，不得獨無。傳之以吉失為韻者，如訟象傳：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比象傳：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小畜象傳：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隨象傳：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吉下皆有也字，此一證也。象傳稱述經文，即以為韻者，其韻下皆有也字。如比象傳：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象傳：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此類不可枚舉。其有上二句稱述經文，下二句統釋其義者，亦如之。如訟象傳：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患至掇也。歸妹象傳：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與此傳正同。而第二句末皆有也字。此又一證也。唐石經已脫也字。

財成天地之道 化而裁之

泰象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釋文財音才。徐才載反。荀作裁。引之謹案。才載之音與載相近。裁之言載也。成也。白虎通義曰。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之道也。小爾雅曰。載成也。皋陶謨乃賡載歌。傳與小爾雅同。周語引大雅陳錫載周。唐固注曰。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見史記周本紀集解老子或強或羸或載或

墮。謂或成或墮也。載成天地之道。載卽是成。猶下文輔相天地之宜。輔卽是相也。裁成輔相皆平列字。不當上下異訓。而鄭注以裁爲節。虞翻以爲坤富稱財。胥失之矣。又案繫辭傳。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釋文曰。裁本又作財。崔憬注曰。陳陰陽變化之事。而裁成之。裁亦載也。化而載之。猶言化而成之。賁象傳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離象傳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恆象傳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是其義也。韓伯注以裁爲制。亦失之。

不可榮以祿

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引之謹案。營字是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竝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不可營以祿者。世莫能惑以祿也。云煩亂以事而志不營。

不可者。若云匹夫不可奪志。非不可求榮祿之謂也。凡象傳言君子以先王以后。以皆無作戒辭者。孔冲遠謂不可榮華其身。

以居倖位。失之矣。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言可得而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言不可得而惑也。漢書敘傳：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營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漢婁壽碑曰：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今本隸釋：營作榮，後人所改也。都氏金薤琳琅及顧氏隸辭所載雙鉤本，正作營。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營。費鳳碑曰：退己進弟，不營榮祿。是兩漢相傳之本。多作營，惑之營。其作榮者，假借字也。商子農戰篇曰：上作壹，故民不榮。謂民不營惑也。韓子內儲說曰：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謂營惑其意也。借榮為營，竝與此同。

類族辨物 以類萬物之情

同人象傳：君子以類族辨物。虞翻注曰：師坤為類，乾為族，辨別也。乾陽物，坤陰物，體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正義曰：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分辨事物，引之謹案：類族辨物，乃對文。虞氏孔氏之說非也。類比類也。族類也。此與類族之類異義。善惡各有其類。君子法天火之高明，以比類之。學記：知類通達。鄭注曰：知類，知事義之比也。緇衣：義不壹，行無類。注曰：類謂比式。因而比方事物，亦謂之類。樂記：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史記樂書：律作類。類亦比也。襄九年左傳：晉君類能而使之。謂比類其才能而使之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類與比方同義。故繫辭傳曰：以類萬物。

之情也。祭法非此族也。淮南俶真篇萬物百族。鄭高注竝曰族類也。與類族之類異義。為善為惡各如其類。以比類之。則謂之類族。各如其品。以辨別之。則謂之辨物。物品物也。故彖傳曰。品物流形。又曰。品物咸亨。類族猶言辨物耳。周易述以族為姓。解為男女辨姓。且謂二陰五陽有昏媾之道。其失也鑿矣。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王注曰。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正義曰。同人之先。以中直者。解先號咷之意。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引之謹案。同人之先。謂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也。但言先者省文也。先者有後之辭也。言先而後見矣。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傳則曰。係小子。而省失丈夫之文。六二。係丈夫。失小子。象傳則曰。係丈夫。而省失小子之文。遯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象傳則省其文曰。執用黄牛。渙上九。渙其血。去惕出。象傳則省其文曰。渙其血。是其例也。直者正也。說文。直。正見也。文言曰。直其正也。曲禮。直而勿有。郊特牲。直祭祝於主。鄭注並曰。直正也。以中直也者。以中正也。訟象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豫象傳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艮象傳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是也。同人九五。位居中正。故曰。中直。變正言直。以與克為韻耳。其實一也。九五中正。故天下應之。始為三四所隔。失應於二。則悲。終然物莫敢閒。得其所與。則樂。故彖傳曰。中正而應。王氏不得其解。乃云。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正

義申之曰。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則豈有位居中正。而用其強直者乎。又豈有用中正之道。而物不從者乎。先號後笑。交義乃全。豈得但言號咷而不及笑乎。困象傳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中直亦中正也。變正言直。以與得福為韻耳。或謂直比正。意差緩失之。困九五。居中得正。天下喜說而應之。故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同人九五。亦中正而應。故曰。同人。以中直也。言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者。以中正故也。豈強直而致號咷之謂乎。或謂中誠理直。不勝其忿。亦未解直字之義。又案未濟象傳。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王注謂不知紀極是也。或云是敬字於義未安。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正與極不得為韻。竊疑正當為直。猶同人。困之象傳。變正言直。以與上下為韻耳。傳寫者誤書作正。而韻遂不諧矣。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象傳。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曰。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見集解。正義曰。以配祖考者。謂

以祖考配上帝。若周夏正。郊天祀靈威仰。以祖后稷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配也。引之謹案。此與孝經之文絕不相同。孝經謂祖考配天與帝。故云。以配天。以配上帝。此謂先王之德配於祖考。故云。以配祖考。不得據彼以說此也。大雅下武篇。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箋曰。此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京。此正所謂配祖考也。爾雅曰。妃對也。釋文。妃音配。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箋曰。對配也。正義曰。

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以配祖考。亦謂先王之德。與祖考相配也。上以字用也。下以字而也。見釋先王詞用是作樂崇德。殷薦其樂於上帝。而又德配祖考也。上帝言薦祖考言配。互文耳。上帝亦以德配。君奭曰。殷禮陟配天。大雅文王曰。克配上帝。是也。祖考亦以樂薦。周官大司樂曰。以享先妣。以享先祖。又曰。於宗廟之中。奏之。是也。言薦之上帝。則祖考之薦可知。言以配祖考。則上帝之配可知。猶渙之象。傳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言享于帝。則祖考之享可知。言立廟。則泰壇明堂之立可知。亦互文以見義也。古人之文。多有即此見彼者。非若後世之文。繁詞複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翟元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宜退入宴寢而休息也。見集解孔氏正義引鄭元說與

此略同疑翟字誤引之謹案。秋冬非嚮晦之象。嚮晦謂外卦兌也。入宴

息謂內卦震也。睽卦上離下兌。京氏易傳。以兌為幽暗。困卦下

坎上兌。鄭注曰。兌為暗昧。日所入也。見集解即堯典宅西日昧谷寅饑內日之義日

入者嚮晦之象也。震在內卦。則有居處之象。屯卦上坎下震。其

初九曰。盤桓利居貞。魏志管甯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是內卦

之震。有居處象也。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曰。足

居之。昭七年傳。衛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遇

屯之比。曰。弱足者居。皆謂屯內卦震初九利居貞也。居則入此

室處而安息矣。故有入宴息之象。宴之言安。非謂宴寢也。

終不可用也

剝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豐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顧氏甯人易音曰廣韻用余頌反。詩小閔以用韻。卬老子以用韻。動則此音古今無異。而夫子傳易兩用此字。剝與載韻。豐與事韻。蓋不可曉。楊氏賓實劄記曰兩用字皆害字之誤。蓋小人剝害君子。是自割其廬也。然碩果不食。自然之理。君子得輿民心之公。小子雖欲剝盡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也。豐三以明極遇暗時。過剛不中。勢有折肱之損。然以救暗為心。至於折肱而不悔。於義為无咎矣。故亦曰終不可害也。盧氏紹弓鍾山札記曰此解甚確。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韻皆得相通。古害字作閻。故易

與用字相混。家大人曰楊盧之說皆非也。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觀初六小人无咎。君子吝。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革上六君子豹變。

小人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亦取相反之義。言在君子則為民所載。在小人則終不可用。終不可用。即指剝廬言之。非謂小人不

能害君子也。右肱為人之所用。右肱折則終不可用。故王弼注曰。雖有左在。不足用也。折肱則害及肱矣。何言終不可害乎。今

案用讀為以。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聲近而義同。故用可讀為以。猶集與就聲近而義同。故集可讀為

就。小雅小閔篇是用不集與猶。名道為韻。韓詩作是用不就。戎與汝聲近而義同。故戎可讀為汝也。大雅常武篇以脩戎與汝聲近而義同。故戎可讀為汝也。我戎與祖父為韻。大元止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

即用象傳語。則象傳用字之讀為以明矣。井九三可用汲。史記

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荆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
 威大雅板篇勿以為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為笑桑柔篇逝
 不以濯墨子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
 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
 加用璧散璧角雜記牝以桑特牲饋食禮法引作牝用桑漢書
 司馬相如傳何為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竝作用
 蓋用可讀為以故與以通用也剝象傳以災尤載用為韻豐象
 傳以災志事用為韻災從出聲尤從又聲尤古讀若頤又古讀
 石異說見唐韻正
 載從戔聲戔從才聲志從出聲事從出省聲於古音竝屬之部
 用讀為以於古音亦屬之部故與災尤載志事為韻若害字則
 從丰聲說文丰
 讀若介於古音屬祭部坤象傳慎不害也與發大為韻
 大有象傳无交害也小人害也與敗哲為韻害敗哲三字竝屬
 祭部下文志備祐

三字別為一
 韻屬之部咸象傳順不害也與外為韻未感害也與大未說

為韻邶風泉水篇不瑕有害與牽邁衛為韻二子乘舟篇不瑕

有害與逝為韻小雅蓼莪篇我獨何害與烈發為韻大雅生民

篇無菑無害與月達為韻蕩篇枝葉未有害與揭撥世為韻召

閔篇溥斯害矣與竭為韻魯頌閟宮篇眉壽無有害與大艾歲

為韻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楹銘母曰胡害與大為韻楚辭離騷
 莫好脩之害也與艾為韻天問終然為害與敗為韻凡害發撥
 大達敗哲逝外未說牽邁衛烈月揭竭世艾歲等字皆屬祭部
 徧考羣經楚辭未有與之部之災尤載志事等字同用者至於
 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是害與災尤載志事五字一屬祭部一屬

之部。兩部絕不相通。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謂害與載事爲韻。其說似是而非。易滋學者之惑。故具論之。

積小以高大

升象傳。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釋文。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集解及史徵。口訣義與或本同。惠氏周易述。增入成字。證以中庸鄭注所引易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引之謹案。岳本中庸注。作積小以高大。無成字。七經考文所引宋本同。中庸正義述鄭注亦無成字。監本有成字。乃淺學人所增。不足爲據。升卦正義述經文作積小以高大。且釋之曰。始於細微。以至高大。口訣義引何妥曰。積其微小。以至高大。是孔氏何氏所見本。竝無成字。唐石經同。陸雖刻。或本作以成高大。而正文仍作以高大。是不以或本爲主也。集解載升卦鄭注曰。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大雅下武箋引易曰。積小以高大。魏志鍾會傳注。會爲其母傳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晉書王羲之傳。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尤足見經文之無成字也。似未可據俗本中庸注以改經文。

終莫之聞也

旅象傳。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虞翻注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雖有智者。莫之告也。孔穎達正義曰。終無以一言告之。使聞而悟也。家大人曰。聞猶問也。古字問與問通。論語公冶長篇。問一以知十。問本或作問。檀弓。問喪。夫子曰。問本亦作問。莊子庚桑楚篇。因失吾問。元嘉本問作聞。竝見經典釋文。又荀子堯問篇。不問卽物少至。楊注曰。謂相恤問也。上九居高無應。故無恤問之者。王風葛問。或爲問。

萬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謂不相恤問也解者多失之詳見亦莫我聞下

正乎凶也

巽上九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義曰貞凶者失其威斷是正之凶正乎凶者正理須當威斷而喪之是正乎凶也引之謹案正理當斷而喪之是因失正以致凶非正乎凶也揆之文義尚有未安虞注云上應于二三動失正故曰正乎凶也其說尤誤經謂上九貞凶非謂九今案貞當也貞凶者當凶也正亦當也正乎凶者當乎凶也雜詁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注曰貞當也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謂當孟陬之月也廣韻正正當也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殷也正也皆當也史記天官書稱殷南斗謂當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也論語陽貨篇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當牆向之而立也曲禮立必正方謂當一方也桓三年穀梁傳言日言朔食

正朔也謂日食當月之朔也定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昭公朝楚之日也象傳凡言位正中也皆謂當中也貞訓為正又訓為當正訓為正直之正又訓為正

當之正者古義相因觸類而長故元亨之元或訓為善為長文

又或訓為大彖屯卦之屯或訓為難象或訓為盈序卦又或訓

為固閔元年左傳无妄之妄或訓為虛妄釋文或訓為望釋文引馬

又或訓為凶虞注象傳隨文見義固各有所當也鄭王肅注

虞氏以有通說象象顯與經違

引之謹案。易之彖及大象。惟取義於本卦。健順動巽險明止說之德。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無不各如其本卦。義至明也。虞仲翔以卦之旁通釋之。雖極意彌縫。究與經相抵牾。如履彖曰。履柔履剛也。虞曰。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此謂履與謙通。謙上體有坤。互體有震。坎也。然經云說而應乎乾。謂下兌上乾也。若取義於下。艮上坤之謙。則是止而應乎坤矣。豈說而應乎乾之謂乎。豫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虞曰。小畜乾爲天。坤爲地。如之者。謂天地亦動以成四時。又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虞曰。豫變通小畜。坤爲地。動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變初至五。離爲日。坎爲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過。動初時震爲春。至四兌爲秋。至五離爲夏。坎爲冬。四時位正。故四時不忒。又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虞曰。動初至四。兌爲刑。坎爲罰。坎兌體正。故刑罰清。坤爲民。乾爲清。以乾乘坤。故民服。此謂豫與小畜通。小畜下體有乾。互體有離。兌也。然經云。順以動。象謂下坤上震也。若取義於下。乾上巽之小畜。則是健而巽矣。豈順以動之謂乎。離彖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虞曰。乾五之坤成坎。爲月。離爲日。日月麗天也。震爲百穀。巽爲草木。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土。此謂離與坎通。坎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重明以麗乎正。又云。柔麗乎中正。謂上下皆離也。若取義於上下皆坎之習坎。則是重

險而剛中矣。豈明與柔之謂乎。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虞曰。謂五位成乾爲天。蒙坤爲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此謂革與蒙通。蒙坤爲地。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文明以說。謂下離上兌也。若取義於下坎上艮之蒙。則是險而止矣。豈文明以說之謂乎。此有通之不合於彖者也。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虞曰。君子謂乾陽爲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載物。此謂坤與乾通也。然經云。地勢不云天行。何得以乾釋之乎。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虞曰。豫坤爲文。乾離照坤。故懿文德。此謂小畜與豫通也。然經云。風行天上。不云雷出地奮。何得以豫釋之乎。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虞曰。謙坤爲民。坎爲志。謙二至四成坎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辨上下。

定民志。此謂履與謙通也。然經云上天下澤。不云地中有山。何得以謙釋之乎。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虞曰。師坤爲類。乾陽物。坤陰物。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此謂同人與師通也。然經云天與火。不云地中有水。何得以師釋之乎。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道惡揚善。順天休命。虞曰。乾爲物。爲施。坎爲平。履乾盈益謙。故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謂謙與履通也。然經云。地中有山。不云上天下澤。何得以履釋之乎。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虞曰。乾爲物。爲施。坎爲平。履乾盈益謙。故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謂謙與履通也。然經云。地中有山。不云上天下澤。何得以履釋

之乎。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虞曰巽為商旅。為近利市三倍。遘巽伏初。故商旅不行。遘象
 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此謂復與遘通也。
 然經云雷在地中。不去天下有風。何得以遘釋之乎。離象曰。明
 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虞曰。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
 成離。離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離。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
 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此謂離與坎通也。然經云明兩作。不云
 水洊至。何得以坎釋之乎。夬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
 下。居德則忌。虞曰。下。謂剝坤。坤為眾臣。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
 乾為德。艮為居。謂剝。故居德則忌。此謂夬與剝通也。然經云澤
 上於天。不云山附於地。何得以剝釋之乎。遘象曰。天下有風。遘。
 后以施命誥四方。虞曰。復震二月東方。遘五月南方。巽八月西
 方。復十一月北方。故以誥四方。此謂遘與復通也。然經云天下
 有風。不云雷在地中。何得以復釋之乎。革象曰。澤中有火。革。君
 子以治歷明時。虞曰。蒙艮為星。此謂革與蒙通也。然經云澤中
 有火。不云山下出泉。何得以蒙釋之乎。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
 朋友講習。虞曰。伏艮為友。坎為習。震為講。艮互體。此謂兌與艮
 通也。然經云麗澤。不云兼山。何得以艮釋之乎。此旁通之不合
 於象者也。夫彖象釋易者。也不合於彖象。尚望其合於易乎。今
 世言易者。多宗虞氏。而不察其違失。非求是之道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往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繫辭傳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虞注曰
雷震霆艮風巽兩兌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引之謹案虞云霆
艮兩兌寒乾暑坤者以上文言八卦相蕩非此則八卦不全也
然徧考書傳無以霆爲艮兩爲兌者疾雷爲霆不得分以爲二
說卦曰兩以潤之此曰潤之以風雨兩皆謂坎非謂兌也傳意
但以雷霆爲震風爲巽兩與月爲坎日爲離而艮兌則從其略
孔穎達本霆作電云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兩
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直云震巽離坎不
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艮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
之其實亦一焉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此說是也孔子閒居曰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象傳曰山下有風山下有雷又曰澤中有
雷澤上有風則山澤爲雷霆風雨所自出言雷霆風雨足以該
山澤矣何須以霆艮兩兌備八卦之數乎寒暑亦謂坎離易通
卦驗所謂坎主冬至離主夏至也虞氏以說卦有乾爲寒之文
遂謂寒乾暑坤不知乾道坤道下文始言此則但言坎離非謂
乾坤也下傳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乃縱言造化之往來以推廣咸卦憧憧往來之理不取象於
卦也而虞氏謂日月爲離坎寒暑爲乾坤亦非傳意夫咸之爲
象山上有澤如以卦象言之則山澤之象何反不之及而泛言
日月寒暑乎

乾知大始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義曰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

已成之物事可營為故云作也家大人曰知猶為也為亦作也
乾為大始萬物資始也坤作成物萬物資生也周語知晉國之
政韋昭注曰知政謂為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三年而知鄭國
之政高誘注曰知猶為也

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彌徧也綸知也引
之謹案綸讀曰論大戴禮保傅篇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
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
論久遠論久遠知久遠也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
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
也淮南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竝曰論知也古字多

俗綸為論屯象傳君子以經綸中庸經論天下之大經釋文竝
曰論本亦作綸樂記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史記樂書

論作綸說文曰愉欲知之貌聲義亦與論同下文曰仰以觀於天

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正所謂遍知天地之
道也荀爽注曰綸迹也亦謂蹤跡而知之也召南羔羊傳曰行
之地官迹人注曰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漢書劉向傳迹察兩觀
之誅顏注曰尋其餘迹而察之平當傳曰宜迹迹其道注曰迹
謂求其蹤迹也若王肅訓綸為裏虞翻訓綸為絡孔穎達訓彌綸為彌
縫補合經綸牽引望文生義胥失之矣

旁行而不流 旁通情也

旁行而不流術古通作方淮南主引之謹案旁之言溥也徧也
術篇曰方行而不流廣雅旁廣也大也義與溥亦相近故爾
說文旁溥也雅曰溥大也大雅公劉箋曰溥廣也旁行者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之謂也韓伯曰應變旁通而不流淫失之乾
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旁亦溥也廣雅曰揮動也言六爻
發動溥通乎萬物之情也陸績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
以成六十四卦亦失之旁溥徧一聲之轉周官男巫曰旁招以
茅謂徧招於四方也杜子春注招四方之所望祭者月令曰命有司大難旁磔
亦謂徧磔於四方也鄭注旁磔於四方之門聘義曰字尹旁達謂玉之彩
色徧達於外也正義曰旁者四面之謂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謂徧告
於諸侯也楚語曰武丁使以夢象旁求四方之賢謂徧求四方
之賢也旁通作方逸周書皇門篇曰乃逸周書大匡篇曰旁匡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於眾無敢有違謂徧匡於眾也秦之采刻石文曰威煇旁達莫
不賓服謂威煇徧達也史記五帝紀曰旁羅日月星辰謂徧羅

日月星辰也正義曰旁羅猶徧布也旁古通作方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

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為敵讎立政曰方行天下呂刑曰方告無

辜于上皆溥徧之義也以上四條並說見本條下

樞機

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上句以樞機喻言行此句即謂言行為樞機樞機之發謂言行之發也言出乎身行發乎邇而千里之應違繫焉應則榮違則辱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非謂樞機二物一動而榮辱隨之也物之有樞機榮辱之主也鄭注曰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不能使人榮辱榮辱之主也鄭注曰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戶樞不可以言發戶動而樞不動也機為門樞亦不動樞機之發指言行之謂君子之樞機發動也鄭乃云戶樞

之發弩牙之發則是指物言之矣蓋未達此句文義

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

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見曲禮正義引之謹案鄭解樞字則是解

機字則非書傳機字與括竝言者弩牙也緇衣引大甲曰若虞

具書經義述聞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莊子齊物論篇曰其發若機括是也
與樞竝言者門柵也淮南人間篇曉然自以為智存亾之樞機
智與知同樞機者門戶竝言之要故與門戶竝言禍福之門戶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注說
妻事夫曰樞機之內機之內謂柵以內也蔡邕司徒夫人寢席靈表曰不出其機言不出於柵也
之上朋友之道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對靈帝曰陛下樞機
之內衽席之上廣雅機朱也朱與柵同說文柵門槩也說苑政
理篇政樞機之禮壹妃匹之際是機為門槩與柵同也樞為戶
之要猶言行為君子之要若弩牙則不與戶樞為類不得與樞
竝言矣釋名曰弩鉤弦者曰牙牙外曰郭下曰縣乃合名之曰
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然則樞機
之機與弩牙之機同名而異物矣

六爻之義易以貢

韓注曰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
作功引之謹案爾雅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士修身功材謂成材也
尹注曰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失之莊子天道篇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謂無為而成也
郭注分功與成爲二荀子富國篇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邵氏曰功自彼成失之
日功成也揚注謂百姓雖有勞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失之皆謂成爲功也六爻之義剛柔
相易乃得成爻所謂道有變動故曰爻也故曰六爻之義易以
功作工作貢皆借字耳韓以貢爲告徧考書傳無訓貢爲告者
殆失之矣惠氏周易述從作工之本解以功業見乎變亦失之
功業者事業也六爻之義變以事則文不成義矣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韓伯注曰：洗濯萬物之心。釋文：洗。王肅韓悉禮

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后經同。集解載虞注以先心為知來

引之謹案。作先之義為長。蓋先猶導也。大司馬以先禮樂獻于社。鄭注曰：先猶道也。釋

文道音導。此謂著卦六爻也。聖人以此先心者。心所欲至而卜筮先

知。若為之前導然。猶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也。洪範曰：女則有

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卜筮。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

欲將至。有開必先。鄭注謂聖人者欲將至。神有以開之。夫清明

在躬。氣志如神者。聖人也。者欲將至者。心也有開必先者。神明

先之也。正所謂神以知來也。班固幽通賦曰：神先心以定命。義

本繫辭傳也。顏籀李善注皆失考。先或作洗。乃字之假借。猶先馬之通作

洗矣。漢書百官公卿表。天子大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如淳注曰：先或作洗。引越語曰：句踐親為夫差先馬。韓子喻老篇作

洗。解者不知讀洗為先。而謂洗濯萬物之心。夫傳言洗心。不言

洗萬物之心。增義以解經。於文有所不合。若謂自洗其心。則是

聰明睿智之聖人。而亦如愚人之心。待於洗濯也。義更有所不

安。且上文圓神方智。尤與洗濯之說。不相貫通也。

莫大乎蓍龜

九經古義曰：釋文大作善云。本亦作大。案何休注公羊。定八年漢

書藝文志。皆引作善。儀禮疏同。王冠禮。釋文是也。家大人曰：本亦

作大者。涉上文五莫大而誤。自唐石經始定從大字。而各本皆

從之。白虎通義蓍龜篇。家語禮運篇注。引此皆作善。魏徵羣書

治要。後漢書方術傳注。文選廣絕交論注。鈔本北堂書鈔藝文

部一。明陳禹謨本白帖三十一。引此亦作善。又北堂書鈔藝文

部三引舊注云。唯著龜最為妙善。陳本宋本周易正義亦作善。

見校勘記今本作大者。後人依唐石經改之。曲禮正義引易作大亦後人所改。

隤然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竝曰。隤柔貌也。虞翻曰。隤安也。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作安。引之謹案。退亦柔貌也。檀弓。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柔和貌是也。安亦安也。爾雅曰。安安止也。又曰。安安坐也。又曰。綏安也。綏與安聲近而義同也。安又為柔。爾雅曰。柔安也。是隤退安三字同義。爾雅釋文。安孫他果反。郭他回反。又他罪反。他回他罪之聲。正與隤退相近。故檀弓注亦曰。退或為安。惠氏周易述定從退字。以為陰動而

退故曰退然。失之矣。又案隤字兼有順義。檀弓。隤乎其順也。鄭注曰。隤順也。隤與隤同。曲禮注曰。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說卦曰。坤順也。故於坤曰隤然。後漢書黃憲傳論。隤然其處順。李賢注曰。易繫辭曰。坤隤然示人簡矣。隤柔順貌。是也。孟本作退。退亦訓順。小爾雅曰。順退也。

作結繩

作結繩而為罔罟。家大人曰。作字涉上文作八卦而衍。結繩而為罔罟。文義已明。加一作字。則贅矣。下文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若云作斲木。作揉木。其可乎。結繩而治。亦不云作結繩也。正義述經文有作字。及他書引此。或有作字者。皆後人依已衍之經文加之也。案正義論重卦之人云。伏犧結繩而為罔罟。是孔所

見本無作字。又虞注云。結繩為罟。何注桓四年公羊傳云。易曰。結繩網以田魚。說文云。罔。庖犧所結繩。曰田。曰漁也。潛夫論五德志篇云。伏羲作八卦。結繩為網以漁。風俗通義皇霸篇云。易稱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是王許何應虞諸人所見本。皆無作字。又乾鑿度引孔子曰。伏羲氏始作八卦。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亦無作字。又劉逵吳都賦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七。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達部。十三十四。所引御覽乃影宋鈔本。非刻本也。後皆放此。一切經音義十二。引此亦皆無作字。自唐石經始衍作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不封不樹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虞翻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為樹。引之謹案。鄭司農注地官遂人曰。窆。謂下棺。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說文曰。塋。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窆為葬。下土之名。非穿土之名也。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窆。鄭注曰。鄭大夫讀窆為穿。杜子春讀窆為轟。謂葬穿塋也。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窆。說文曰。窆。穿地也。引周禮曰。大喪甫窆。是穿土名為窆。不名為窆也。春官冢人職曰。及窆。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注曰。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是穿土為窆。下棺為窆。判然兩事之明證。虞氏以為穿土稱窆。顯與古經不合。且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鄭注曰。縣封。當為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封謂聚土。

為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卑無飾也。是縣封之。封為古窆字。不封不樹之。封則聚土為墳也。若如虞氏易注。不封解為不窆。則與上文縣窆相複。既曰縣窆。而又曰不窆。不自相抵牾邪。縣棺而窆。則土之穿也久矣。又不得解為不穿土也。其曰聚土為樹。尤無依據。惠氏周易述。謂即檀弓之壤樹。今案檀弓曰。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鄭注曰。反覆也。怪不如大古而反封樹之。正義曰。子高之意。人外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是樹為種樹。非為聚土也。檀弓之文。正足以破虞氏之說耳。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不封不樹。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

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白虎通義曰。大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外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表識。體以象生。又曰。封樹者。所以為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是封謂為墳。樹謂植木。蓋漢世經師說易者如此。故白虎通義本之以為說也。勝虞氏遠矣。惠氏用虞說以解易。又以釋周禮冢人之邱封與樹。皆失之。
互見冢人下

力小

錢氏養新錄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兩小字似覺重疊當從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為正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家大人曰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引之案明汪文盛本亦作少錢說是也少與小形聲皆相似又涉上句知小而誤耳集解本作力少今本作力小乃後人依俗本改之而虞注尚未改引虞注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未弱故力少也又潛夫論貴忠篇及羣書治要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引易竝作力少而任重荀子儒效篇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淮南主術篇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鹽鐵論毀學篇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明徐禎本如是張之象本復改少為小即本繫辭傳文晉書山濤傳亦曰德薄位高力少任重

復小而辨於物

虞注曰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也以乾居坤故稱別物韓注曰微而辨之不遠復也引之謹案以陽居陰之卦多矣何獨於復言別物虞說非也韓取別嫌明微之義則是辨於物之小非小而辨於物矣今案小謂一身也對天下國家言之則身為小矣辨讀曰徧古字辨與徧通定八年左傳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杜注曰辨猶周徧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論衡明雩篇徧作辨亦通作辨堯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徧作辨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鄭注復初九傳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所脩惟曰今文辯皆作徧在一身蓋亦小矣而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萬事之大無不由此而徧及故曰復小而徧於物大戴禮子張問人官篇情邇而暢乎遠今本譌誤辨見大戴禮察一而關于多

王尚書經義述間 庚申補刊

關與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是其義也貫通

恆雜而不厭

荀爽曰夫婦雖雜居不厭之道也見集解孔穎達曰言恆卦雖與

物雜碎竝居而常執守其操不被物之厭薄也引之謹案自乾

坤而外皆剛柔雜居之卦不當獨於恆言雜也雜當讀為而而

周也一終之謂也恆之為道終始相巡而無已時故曰而而不

厭恆象傳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有與又同終則而矣終而又始

是而而不厭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復而不厭杜注曰常日新

復猶而也古字雜與而通呂氏春秋圜道篇圜周復雜無所稽

畱高注曰雜猶而也淮南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高

注曰雜而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而說苑脩文篇聖人之與

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亦以雜為

而

噫亦

噫亦要存亾吉凶則居可知矣正義曰噫乎發歎釋文曰噫於

其反王肅於力反辭也馬同引之謹案馬王注是也噫與抑通

字或作意又作億小雅十月篇抑此皇父鄭箋曰抑之言噫釋

文抑辭也徐音噫韓詩曰意也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

漢石經抑作意莊子外物篇曰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

雜事篇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

搏豹虎乎噫將使我出正讎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

韓詩外傳噫作意字竝與抑同噫亦即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

昨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修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字。竝與抑亦同。此噫與噫嘻之噫異。義正義以為噫乎發歎。及釋文於其反之音。皆失之。噫亦二字。連讀俗讀噫字為句。尤誤。

六爻發揮

乾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陸績注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見集解引之謹案。陸說非也。六爻發揮。謂剛健中正之卦。發動而成六爻。非謂已成六爻。又發動而成他卦也。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

揮於剛柔而生爻。是凡爻之生。皆發揮於剛柔而出。發揮於剛。則乾之六爻矣。故曰六爻發揮。猶言六位時成耳。旁者溥也。說見旁行而不流下六爻發揮於剛。以溥通萬物之情。非謂變而通坤。以成六十四卦也。下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亦承六爻發揮言之。六爻純陽。故謂之六龍。若變而通坤。坤來入乾。則必雜以陰爻。不得謂之六龍矣。自六爻發揮。誤解為變動而成諸卦。於是旁通之義。亦誤以為旁通於坤。而虞仲翔乃於諸卦之爻。皆以旁通取義。遂令本卦之爻。不取象於本卦。而取於所通之卦。而陰陽相反之卦。爻皆雜糅而無辨矣。

嫌於无陽

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引之謹案。

此有二本。一作嫌於无陽。王注曰：為其嫌於非陽而戰。正義曰：為嫌純陰非陽。故稱龍以明之。是也。一作嫌於陽。無无字。集解

引荀爽嫌作兼。曰：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乾。為其兼於陽

故稱龍也。在經龍戰于野下是也。案荀本為長。說文：嫌，疑也。嫌於陽，即

上文之疑於陽也。疑之言擬也。周官司服注自下上至之辭也。燕義注

陰盛上擬於陽。正義謂陰盛為陽所疑失之故曰嫌於陽。陽謂之龍。上六是

陰之至極。陰盛侶陽。故稱龍。上六正義盛雖侶龍而猶未離於陰。故

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爻義上下相生。邛為顯著。若云嫌

於非陽。則陰盛侶陽之義不見。而與下文之未離其類。反不相

應矣。詩采薇正義引鄭本嫌作慊。注曰：慊，讀如羣公慊之慊。即文

十三年公羊傳羣公慊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慊，雜

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雜

侶龍。鄭訓嫌於陽為雜於乾。則不得有无字矣。乾者，陽也。豈無

陽之謂乎？又案嫌，即嫌字。說文：嫌，疑也。漢書趙充國傳：偷得避

嫌之便。師古曰：嫌，亦嫌字。坊記：貴不嫌於上。鄭注：嫌，或為嫌。鄭

嫌為恨不滿之貌。失之辨見本條是也。人臣貴而嫌於上，則陰盛而嫌於陽之

謂矣。嫌於陽之嫌，當讀嫌而訓為疑。不當讀嫌而訓為雜。鄭謂

上六爻辰值巳。巳為蛇。與四月消息用事之乾相雜。故侶龍。此

牽合四月之乾。而反與十月之坤大相刺謬。案臨為十二月之

卦。而其象云：至于八月有凶。周之八月，夏六月也。則六月為遯。

推而至於十月為坤。可知初六一陰生。至五月至上六六陰全。

始主十月耳。若依爻辰之次。則六三已值亥。而主十月。上六反

值已而主四月不且違失經義乎

莫盛乎艮

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釋文盛是政反鄭音成云
裹也引之謹案盛當讀成就之成莫盛乎艮言無如艮之成就
者上文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
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此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義
一也成言乎艮即莫成乎艮猶說言乎兌即莫說乎澤也古字
多借盛為成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氏春秋莊
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羊郕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竝作
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注曰成德
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

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荀子王霸篇

以觀其盛者也楊倞注曰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臣道篇明主

尚賢使能而饗其盛謂享其成也

楊注盛謂大業失之

呂氏春秋悔過篇

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

謂其守備已成也

高注盛疆也失之淮南道應篇作其備必先成

為駁馬

乾為駁馬正義引王虞注曰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集解
本作駁引宋衷注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為駁馬也引之謹案駁
駁古字通駁赤色也幽風東山篇皇駁其馬釋畜曰駟白駁黃
白駉孫炎注曰駉赤色也蓋同是馬雜白毛者而辨其赤黃之
名釋鳥曰皇黃鳥是古人謂黃為皇也釋木曰駁赤李司馬相

如上林賦曰赤瑕駁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霞駁雲蔚薛綜注東

京賦曰霞日大元數篇曰二七為火為駁范望注曰如火行也

是古人謂赤為駁也廣雅釋畜馬屬有朱駁開元占經馬休徵

篇引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則南海輸駁馬注曰

駁馬者黃赤色馬也蓋象火色赤也乾為大赤故又為駁馬耳

魯頌駟篇正義曰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駟白駁下引易乾為

為決躁

駁馬其證也宋王二說皆失之

正義曰為決躁取其剛動也引之謹案決躁皆疾也象雷之迅

故為決躁說文趨疾也趨與躁同莊子逍遙遊篇我決起而飛

李頤注曰決疾貌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注曰疾走不

為寡髮

顧為決字或作越廣雅曰躁越疾也今俗語疾謂之快又謂之

燥與決躁之音相近

其於人也為寡髮釋文寡本又作宣黑白雜為宣髮集解作宣

髮引虞翻曰為白故宣髮馬君以宣髮為寡髮非也今本以宣

據呂氏音訓引補家大人曰虞說是也隸書寡字或作宣與宣字相似

而誤鄭注考工記車人曰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為宣髮是漢時

兌為羊

本多有作宣髮者易林節之井曰宣髮龍叔今本作宣勞就力

宋校本及芥隱筆記所引訂正為王主國宣髮二字即本於說卦也

妾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為羔。舊讀以震駝為龍。見拘為狗。兌羔為羊。皆已見上。此為再出。非孔子意也。引之謹案。羔為羊子。書傳無訓女使者。羔當為恙。字之誤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曰。此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與女使之訓相合。虞本益備恙為養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厮役扈養。何休注曰。炊烹者曰養。釋文。養餘亮反。漢書兒寬傳。嘗為弟子都養。顏師古注曰。養。主給烹炊者也。養音弋向反。餘亮弋向之音。竝與恙同。厮役扈養之養。通作恙。猶爾雅恙憂也。之恙。通作養。邶風二子乘舟篇中恙從羊聲。故舊讀作羊。亦如駝龍同聲。而舊讀駝為龍。拘狗同聲。而舊讀拘為狗。隸書心作小。火作小。二體相似。故恙字譌而為羔。方言餌謂之饒。太平御覽引作饒。又引郭璞音恙。廣雅。饒。餌也。曹憲音高。玉篇。廣韻竝作饒。音餘障切。餌也是其例矣。

故受之以大壯 大壯則止

序卦傳。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韓伯注。故受之以大壯。曰。陽盛陰消。君子道勝。注。故受之以晉。曰。晉以柔而進也。崔憬注。曰。不可以終壯於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引之謹案。物壯盛則進。二者相因。今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是壯與晉義不相因。韓氏崔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柔進解之。然傳文但曰。晉者。進也。殊無尚柔之意。且傳凡言物不可以終。通物不可以終。否云云。皆泛論萬物之理。不問卦之陰陽剛柔也。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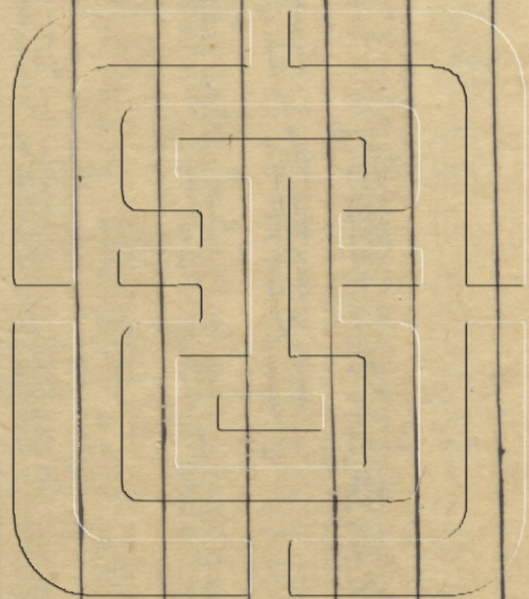
案壯者止也。傳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者，物無終退之理。故止之使不退也。猶下文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亦謂止之使不離散也。雜卦曰：渙離也。節止也。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晉也者。物無終止之理，故進之也。此文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下文曰：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語意大略相同。知壯為止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其訓壯為止可知。虞翻注曰：大壯止陽陽故止。韓伯注曰：大正則小人止，皆未達傳意。

咸速也

雜卦傳：咸，速也。虞翻曰：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韓伯曰：物之相應，莫速乎咸。引之謹案：下文恆，久也。訓恆為久也。此云咸速也。訓咸為速也。蓋卦名為咸，即有急速之義。咸者，感忽之謂也。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聞，莫知其所從出。楊注曰：感忽，悠聞，皆謂倏忽之頃也。引魯連子曰：棄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累世，言其久也。感忽，言其速也。荀子感忽新序雜事篇作奄忽。奄忽，亦謂速也。荀子解蔽篇又曰：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元之時，正之，亦謂倏忽之頃也。咸與感聲義正同。虞韓二家，訓咸為感應之速，而不知咸字本有速義，故未得古人之指。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一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二

學海堂

經義述聞 尚書上

高郵王尚書 引之 著

允被四表

戴氏文集曰堯典允被四表格于上下傳曰允充也釋文允字無音切正義曰允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枕頰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枕孫作允古黃反說文曰枕充也孫恂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閒居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注曰橫充也橫枕同古曠反橫充也即爾雅枕充也漢書王褒傳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王

莽傳曰。晉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曰。橫被四表。昭假上下。然則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言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橫轉寫為枕。脫誤為充。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廓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以上戴氏文集引之謹案。充枕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譌脫而為充也。三字皆充廣之義。不必古曠反而後為充也。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竝曰。聖德充塞天地。充被四表。周易集解比卦。載荀爽注曰。聖王之信。充被四表。北堂書鈔樂部一。鈔引樂緯堯樂曰大章。注曰。言德充被四表。格于上下。其道大章明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舒之足以充四表。高誘注淮南傲真篇曰。頗

讀充被四表之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充被四表。魏公卿上尊號奏碑曰。邁恩種德。充被四表。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充被時雍之美。王粲無射鍾銘曰。格于上下。充于四方。皆義本堯典。班固典引。充被六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尚書曰。充被四表。格于上下。周頌譜曰。天子之德。充被四表。格于上下。噫。嚳篇既昭假爾。箋曰。謂充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正義竝曰。充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曰。言堯德充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氏傳古文尚書而字亦作充。則充非譌字可知。爾雅。枕。充也。孫炎本枕作充。皋陶謨曰。帝充天之下。正義曰。充滿大天之下。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充於四海。孔傳曰。充。充也。是

尢正訓充與橫初無異義也。尢與廣亦同聲。周頌敬之傳曰：尢廣也。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爾雅曰：緝熙，尢也。僖公十五年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尢。疏曰：尢，猶遠也。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尢。是尢與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幅廣爲尢，是也。故堯典書尢被四表。而漢書禮樂志曰：聖主廣被之資。隋蕭吉五行天義引禮含文嘉曰：堯廣被四表，致於龜龍。漢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公。廣被之恩，流荒外。公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神，日吳廣被四表。成陽合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恩。沈子琚蘇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則尢被之尢作橫，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無煩是此而非彼也。至尢格對文，而鄭康成訓尢爲光耀於義爲疏。戴氏獨取充充也之訓，其識卓矣。

平章百姓 平秩東作 王道平平

惠氏定字尙書古義曰：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尙書大傳作辯章。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元作辯。說文曰：采，辯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𠄎，與平相似。亏部曰：古文平作采。孔氏襲古文，誤以𠄎爲平。訓爲平和，失之。辨與便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曰：古文尙書平章字作采。引之案汗簡曰：古文尙書平章字作采，不以爲平章。玉篇同。引之案玉篇曰：采，古文尙書平章字作采，不以爲平章。毛詩采菽曰：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毛萇曰：平平，辯治也。服虔亦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亦當從古文作采。引之謹

案平章平秩之平。訓為辯治可也。必謂古文平字之誤。則非平秩之平。馬融本作萃。曰使也。見釋文爾雅曰。平使也。與萃同。洛誥。平來以圖。羣

音辨所引如此。蓋據釋文原書。唐石經作作。衛包所改。今本釋文作任。則又陳鄂所改也。集韻併使也。或作任。古作平萃。傳

訓為遣使。則萃與平同。馬本作萃。他本作平。猶春官車僕萃車

之萃。故書作平也。其非誤字可知。若是古文平字。不得加艸作

萃矣。自古豈有從艸平聲之字乎。說文古文平字注。不言尚書

有此字。豐部艷字。則引虞書曰。平艷東作。其字正作平。與馬融

本萃字同聲。許用本字。馬則假借字也。孔傳出於依託。或不可

信。許馬二君。則傳真古文者。其字不當有誤。是之不察。而欲以

他字易之可乎。初學記禮部上引崔駰西巡頌曰。惟秋穀既登。

上將省歛。平秩西成。趙岐注孟子萬章篇曰。書曰。平秩東作。謂

治農事也。則崔趙所見本亦作平也。鄭注馮相氏曰。辨其序事。

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僞。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

朔易。疏曰。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為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

言。據此。則鄭所注尚書。必作平秩。故賈公彥不言辨秩字。據尚

書。而但言據書傳。若鄭注尚書作辨秩。賈氏何得言尚書皆作

平秩。不為辨秩。且舍鄭氏尚書不引。而反引書傳。無是理也。後

漢書劉愷傳。班固傳注。並引尚書曰。辯章百姓。鄭注曰。辯別也。

蓋平章百姓。鄭氏從作辯之本。而其字作辯。不作平。然則古本

無作平者矣。如古本作平。則鄭當曰。平古辯字。或曰。平。辯別也。

始合詁經之體。不應翦滅古字。而徑改為辯也。又馬鄭之本。往

往不同。篇內黎民阻飢。周頌思文釋文引馬融。阻作祖。云始也。正義引鄭注。阻讀曰祖。祖。隄也。禹貢。洽于江海。釋文洽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二 王尚書經義述聞 四 庚申補刊

鄭本作松云松當為沿馬本作均云均平微子警斂釋文徐曰
警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金滕丕子之責釋文丕音悲反馬
同鄭作辯章者為鄭氏本則作平章者為馬融本可知後漢書
音不

蔡邕傳邕上封事曰更選忠清平章賞罰李賢注平章字本於

堯典白虎通義說姓名引尚書曰平章百姓曹植求通親親表

引傳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李善注與此皆在梅氏古文未出

以前而字正作平不得以為誤也平與辯便古音可通平字古

音在耕部辯便二字古音在真部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

博澤為韻史記張釋之為唐傳贊書曰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堅

辯偏便四字古音皆在真部也陳琳車渠婉賦為用便兮亦與

為韻珍民真耕二部之字古音最相近故易象象傳屢以為韻見顧

人易音大戴禮少閒篇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辯與正生

為韻音尤其明證也又平與萃通辯與徧通鄉飲酒禮注今說文

漏字注曰讀若萃或曰徧然則平辯二音可以相通矣大戴禮

文王官人篇辯言而不顧行逸周書官人篇辯作屏漢書張敞

傳自以便面拊馬即王莽傳之屏面顏注曰便面屏與平同聲

屏言之作辯言屏面之作便面猶平章平秩之平作辯又作便

也漢書武帝紀初作便門橋顏注曰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

字王氏尚書後案謂此平與便通之證也廣雅曰辯使也馬融

注書序王辯榮伯曰辯使也酒誥勿辯乃司民酒于酒傳訓辯

為使辯即平之假借平使也故洛誥平來來示予卜休恆吉王

應麟藝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作辯來平來之平訓為使

而他本作辯猶平秩之平訓為使而他本作辯也荀子富國篇

忠信調和均辯之至也楊注以辯為即均平字地官賈師職曰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庚申補刊

之此又平與辯通之證也何必古文乎字而後通於辯便乎說
文曰辯治也何休注隱元年公羊傳高誘注淮南時則篇竝曰
平治也平與辯非獨聲音相近抑且詁訓相同是此而非彼祇
一偏之見也且孔傳乃後人依託作者實未見壁中文字又安
得古文而誤襲之乎由是言之小雅采芣平平左右左傳引作
便蕃毛傳訓為辯治正義曰堯典去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
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
亦是聲音相近而非乎字之譌矣荀子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
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荀子以平
平為治辯與毛傳同而其字亦作平非作乎也至洪範王道平
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便便徐廣曰一作辯宋微子世
家載洪範文則作平平聲近字通正與堯典之平作辯便同以

義求之王道蕩蕩既是平易之貌呂氏春秋費公篇引洪範王
道蕩蕩高注曰蕩蕩平易也

引詩曰魯
道有蕩則王道平平義亦如之是其字正當作平以韻考之

說文蹠字讀若萃則無黨無偏正可與平平為韻蹠偏皆以
扁為聲困

學紀聞曰尚書大傳引書九共篇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

傲上已云辯則下不得復言辯辯其為平字明矣宋玉高唐賦

說羽獵曰涉澹澹馳萃萃謂曠野之中彌望平平然李善呂延
濟以萃萃

為草貌
失之萃萃與平平同猶平秩之平馬本作萃也此皆平平二

字之證墨子兼愛篇引周詩亦曰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藝文志

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曰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其非誤字明甚

而王氏鳳喈尚書後案謂當作采采殆踵惠氏之誤而不察耳

夫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求諸聲而但求諸形固宜

其說之多謬也

宅南交

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曰孔注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交且東嶠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以上索隱又鄭注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並見正義傳曰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引之謹案宅南交當以宅南為句交上南有曰大二字宅南猶言宅西宅朔方也曰大交猶言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也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前編作穀聲之誤冬祀幽都對文鄭注

曰南稱大交

南下前編有交字案上文注東稱代下書曰宅南交注北稱幽都則此亦當云南稱大交

交也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

如引經曰

禮于六宗與大傳作湮異在治畧與大傳七始異皆古文尚書也

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

以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例之則大交上亦當有曰字古文尚

書脫去曰大二字耳

史記五帝紀作宅南交蓋用古文尚書

幽都山名

見爾雅大交

與幽都對文則亦山名也其山蓋在南裔交阯之地堯命羲叔

居治南方其地至于大交之山故云宅南曰大交也山名大交

已與幽都相對則無事別求其地以配幽都矣而鄭乃以為當

有曰明都三字案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

幽都降當為際說見墨子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子十過篇昔者

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

莫不賓服。大戴禮記少閔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三書皆言交趾。而不及明都。淮南主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脩務篇。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亦無言明都者。然則極南之地。無所謂明都者矣。豈得以北有幽都。而強立明都之名乎。且明都乃豫州之藪。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也。亦非極南之地。

湯湯洪水方割。小民方興。方興沈酗于酒。方行

天下。方告無辜于上。

湯湯洪水方割。傳曰。言大水方方為害。微子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傳曰。小人各起一方。共為敵讎。方興沈酗于酒。傳曰。四方化紂沈湎。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有不服。傳曰。方四方也。呂

刑方告無辜于上。傳曰。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家大人

曰。方皆讀為旁。旁之言溥也。徧也。說文曰。旁。溥也。旁與方古字

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舉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土篇。作旁。士禮。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為方。

商頌元鳥篇。方命厥后。鄭箋曰。謂徧告諸侯。是方為徧也。正義謂方

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湯湯洪水方割。言洪水徧害下民也。小民方興。相

為敵讎。言小民徧起。相為敵讎也。史記宋世家。方作竝。竝亦徧

也。說見前。竝受其福下。方興沈酗于酒。言殷民徧起。沈酗于酒也。方行天

下。至于海表。固有不服。言徧行天下。至于海表也。齊語曰。君有

此土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皆在黃帝作舟

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方告無辜于上。言徧告無辜

于天也。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旁。旁亦徧也。說見前。旁行而不流下。傳說

是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皆失之。

以孝丞丞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丞丞又不格。姦傳曰：諧和丞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引之謹案。訓丞為進，雖本爾雅，然以丞丞為進，進治則不辭其矣。三復經文，當讀克諧為句，以孝丞丞為句。又不格姦為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遊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蔡邕九疑山碑曰：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丞丞。蒸與丞通。陶潛天子孝傳贊：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丞丞。是讀克諧為句，以孝丞丞為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舜而愛象，象舜猶內治，靡有女效，意是讀父不格姦為句也。經言以孝丞丞丞丞，即孝德之

形容。故漢魏人多以丞丞為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曰：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論衡恢國篇曰：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丞丞，豈能踰此。後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後漢書章帝紀曰：陛下至孝丞丞，奉順聖德。又曰：仰惟先帝丞丞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和熹鄧后紀曰：以崇陛下丞丞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丞丞。張禹傳曰：陛下體丞丞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丞丞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軍至孝丞丞，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巴郡太守張納碑曰：膺大雅之淑姿，脩丞丞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丞丞，發。又曰：丞丞其孝，恂恂其仁。蔡邕胡公碑曰：夫蒸蒸至孝，德本

也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親蒸蒸繼繼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蒸蒸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蒸蒸通於神明藝文類聚引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管舜以蒸蒸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曹植聲舞歌曰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蒸蒸不違仁家語六本篇曰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廣雅曰蒸蒸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蒸蒸為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蒸蒸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蒸蒸哉韓詩曰蒸蒸也魯頌泮水篇蒸蒸皇皇傳曰蒸蒸厚也皇皇美也王肅曰言其人德厚美也

百揆時敘 惟時敘 曰時敘 明時朕言

堯典曰百揆時敘康誥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又曰乃女盡孫曰時敘顧命曰爾尙明時朕言傳皆訓時為是敘為次敘引之謹案時敘者承敘也承敘者承順也大戴禮少閔篇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謂承天之氣也承時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是時與承同義詩聲相近故詩亦訓為承特牲饋食禮詩懷之鄭注詩猶承也再則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係傳篇曰言語不序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後周旋序順下序與敘同是敘與順同義合言之則曰時敘百揆時敘謂百揆莫不承順也文十八年左傳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也若訓時為是而云莫不是序則不辭矣越厥邦厥民惟時敘謂其國其民莫不承順也乃女盡孫曰時敘謂女所行皆順莫不承順也既曰孫又曰時敘者

古人自有複語耳。周語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時序與纂脩相對成文，時序亦謂承順也。若訓時爲是，而云是序其德，纂脩其緒，則屬辭不類矣。時敘或曰承敘。洛誥曰：王伉殷乃承敘。承敘二字平列言使殷民莫不承順也。傳曰：楚語曰：倚相將奔走承序於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敘失之。是是不給是也。奔走承敘四字平列，韋注曰：承受事業次序亦失之。顧命曰：爾尙明時，朕言明勉也。言爾庶幾勉承我言，毋怠忽也。勉明一聲之轉，說見後明聽朕言下。傳曰：女當庶幾明是我言，斯不辭矣。

嗣

九經古義曰：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衿曰：子甯不嗣音。韓詩作

詒音古怡。詒字皆省作台。嗣字皆省作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家大人曰：司與台篆隸皆不相似，寫者無由亂之。不嗣之爲不怡，爲不台。嗣音之爲詒音，皆以聲相近而通，非以字相似而誤也。司與台聲相近，故從司從台之字可互通。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釋獸釋文曰：嗣字書以爲古齡字，皆其例也。史記周本紀：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辭嗣聲相近。怡之爲辭，猶怡之爲嗣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於聲之相近，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則窒矣。

正月上日 月正元日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馬融注曰上日朔日也見史記五帝紀集解月正

元日舜格于文祖姚方輿傳曰元日上日也正義曰上日日之

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引之謹案上日元日皆非

謂朔日也上日謂上旬吉日當以葉氏曾氏之說為是蔡沈集傳引葉

氏曰上日上旬之日曾氏曰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

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上功習鄉上齒正義以元日為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鄭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

上辛謂上旬之辛不必在朔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曰祀社

日用甲甲日亦不必在朔也古人格廟亦不必以朔日師秦官

鼎曰惟五月既望王各于享廟師毛父敦曰惟六月既生霸戊

戌日王各于大室龍敦曰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各廟邢敦曰惟

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師燹敦曰惟元

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牧敦曰惟王十年十又三月既

生霸甲寅王各大室各竝與格同是古人格廟不必朔日也太

平御覽時序部十四引尚書天傳曰上日元日亦謂上旬之善

日非謂朔日也自張衡東京賦始以元日為朔日而漢以前無

之東京賦孟春元日羣后補大禹謨者乃曰正月朔旦受命于

神宗蓋效堯典而失其義矣

如五器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以贊如五器馬注曰五禮吉凶軍賓

嘉也五器上五玉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

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
皆去器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吉凶軍賓嘉出於周禮不必唐虞

亦與之同脩五禮之下則云五玉三帛二生一夼贊玉帛生夼
皆朝聘相見時所執則所謂五禮者正謂公侯伯子男朝聘之

禮也鄭說洵長於馬矣然以如為授與五器為授贊之器則經
傳無徵始不可從馬以五器為上五玉亦非也玉固可以稱器

然上既云五玉則下云五玉卒乃復可矣何又枝蔓其文更改
其字而言如五器乎今案五玉三帛二生一夼贊如五器皆蒙

脩字為義正義曰自五玉以下蒙上脩文如者與也及也廣雅與如也與可訓為如如亦可訓為與
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大夫入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

十如五六七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言方六七十與五六七十宗
廟之事與會同也詳見釋詞言五玉三帛二生一夼之贊與所用之五器皆
因五禮而竝脩之耳五器蓋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也五禮

五玉既依五等諸侯之爵則五器亦當然五等諸侯朝聘之禮
器若大行人建常樊纓貳車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掌

客之簠豆鉶壺管龔與車由上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降殺之
數也器為五等諸侯所用則謂之五器亦猶典命國家宮室車

旗衣服禮儀上公以九為節侯伯以七為節子男以五為節而
謂之諸侯之五儀耳五玉三帛二生一夼五器皆朝聘所用也

故類言之蔡仲默不識乃欲移五玉以下九字於協時月正日
之上疏矣

卒乃復

卒乃復馬連如五器解之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

下不還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

每歸用特牛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卒乃復乃統承上文之辭不

得專以五器言之也馬說非是鄭以復為反歸近之矣然下文

歸格于藝祖在朔巡守之後則此時猶未歸也尋釋經文所謂

復者當是諸侯反歸其國耳此承上文肆覲東后言之是時東

方諸侯來朝於岱宗之下以聽政命至協時日以下諸事皆畢

乃命諸侯各反其國故曰卒乃復覲禮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

無事歸甯乃邦其義通於此矣

惟刑之卬哉 上下勤卬 罔不明德卬祀 知卬鮮

哉

家大人曰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卬哉今本卬作恤乃衛包所改古文尙書撰異

已辯卬者慎也史記五帝紀作惟刑之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

云惟刑之謚哉索隱案古文作卬哉今文者伏生口誦卬謚聲

近遂作謚也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慎也襄二

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卬與說文引作誡以謚我卬謚溢

古聲相近而字亦相通說文謚靜語也一日無聲爾雅溢慎也

慎謚密靜也密與謚通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是靜與慎同

義故繫辭傳曰君子慎密而不出儒行曰慎靜而上寬惟刑之

卬與兩欽哉連文卽康誥所謂慎罰也召誥曰上下勤卬亦謂

君臣皆勤慎也慎卽上文所謂敬德也此勤卬與哀元年左傳

隱不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卬祀卬亦慎也慎祀

卽召誥雜誥所謂絜祀也爾雅絜立政曰知卬鮮哉知卬謂知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王尙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慎用人之道也。下文惟禹湯文武為能知亂，故曰鮮哉。而傳皆訓卹為憂，惟刑之憂。上下勤憂，知憂鮮哉，皆不合經旨。明德憂祀，則義尤不可通。

柔遠能邇

家大人曰：堯典顧命文侯之命，皆曰柔遠能邇。王肅注堯典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姚印曰：當安遠，乃能安近。某氏於顧命曰：言當和遠，又能和近。於文侯之命曰：能柔遠者，必能柔近。此皆襲取王注，而小變其說。經文柔遠與能邇相對，若如王肅諸人之解，以能邇為能安邇，則經文能字之下，須加一安字，而後可通。何其謬也。案能與柔義相近，大雅民勞篇柔遠能邇，毛傳曰：柔，安也。鄭箋曰：能，猶如也。安，遠方之國。順，如其近者。如與如古

字通，是能為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擾耳。能與而古字通，故柔遠能邇。漢督鄧班碑作柔遠而邇。屯彖傳：宜建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曰：能，善也。安善二義，竝與順如相近。古者謂相善為相能。

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范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

左傳曰：入而能民，士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僖二十四年公羊傳曰：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誅竝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而某氏解不能厥家人曰：不能治其家

人。杜預解入而能民曰：能得民。解不能其民曰：不能施德。何休

解不能乎母曰不能事母。范甯解不能民曰不能治民。皆於能字下加一二字以解之。頗為迂曲。又昭二十一年左傳引詩柔遠能邇。杜注曰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是訓能為材能之能。失之愈遠矣。

教胄子

教胄子。說文引作教育子。周官大司樂注亦作教育子。

見釋文羣經音

辨今本作胄子

王制注及漢書禮樂志並作教胄子。史記五帝紀作教

穉子。引之謹案。育子。穉子也。育字或作毓。通作嚮。又通作鞠。抑

風谷風篇。管育恐育鞠。鄭箋解管育曰育稚也。

稚與穉同

正義以為

爾雅釋言文。今爾雅育作鞠。郭璞音義曰鞠一作毓。

見鴟鴞

幽

風鴟鴞篇。嚮子之閔斯。毛傳曰嚮稚也。稚子成王也。釋文嚮由

六反。徐居六反。是育鞠同聲同義。古謂穉子為育子。或曰鞠子

堯典之育子。即幽風之嚮子。亦即康誥所謂兄亦不念鞠子哀

顧命所謂無遺鞠子羞者也。王制注引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

小學。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士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

是入學習樂。在未冠之時。凡未冠者。通謂之穉子。穉子即育子

故曰命女典樂教育子。西漢經師如夏侯歐陽必有訓育子為

穉子者。故史公以穉代育。蓋有所受之也。育胄古聲相近。

大司樂釋

文育音胄。柳風谷風篇既生。既有與穉。穉售鞠。覆毒為韻。

作胄者。假借字耳。逸周書太子晉

篇。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亦謂

未冠者為胄子也。馬注曰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訓胄為長

始與史公異義。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則是以教胄二字連讀。

而訓爲教長非以胄子二字連讀而訓爲長子也史記教穉子
集解引尙書鄭注曰國子也尙書釋文引王肅注曰胄子國子
也則鄭王皆以胄子二字連讀然訓爲國子則不專指長子而
言周官大司樂合國之子弟鄭注曰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
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注曰王子王之庶子是其證
也姚傳曰胄長今本字作也乃後人所改王制正義引孔
傳胄長也字亦後人所改史記正義曰
孔云胄長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山井謂元子以下
鼎尙書考文曰謂元子以下古本謂上有子字謂元子以下
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案
教長國子謂教長此國子猶馬注言教長天下之子弟也爾雅
也教長猶此是訓教胄爲教長訓子爲國子非以胄子二字連
言教育

讀而訓爲長子也且兼弟言之則非獨長子明矣孔穎達誤以
長爲長子而釋之曰說文云胄允也釋詁云允繼也繼父世者
惟長子耳故以胄爲長也又誤以傳內長國子三字連讀而釋
之曰令夔以歌詩教此適長國子也自是之後遂相承以教胄
子爲教長子與馬鄭王注及姚傳咸相違戾而史記之教穉子
更莫有能通其義者矣

咨女二十有二人

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較禹
及巫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見史記五
帝紀鄭以爲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罷不數四岳見本
集解引之謹案馬不數稷契皋陶豈有稷契皋陶不在亮工之列篇正

者乎鄭不數四岳。豈有敕牧而遺岳者乎。今案二十有二人。上

二字當作三。傳寫者脫去一畫耳。三十二人者。四岳為四人。十

二牧為十二人。禹稷契皋陶。益伯夷夔龍為九人。及斯伯與

為三人。朱虎熊羆為四人。鄭以及斯為一人。朱虎熊羆為二人。失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及斯

為二人。伯與為七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讓于稷契暨

皋陶也。朱虎熊羆為四人。故連文稱之。如讓于夔龍也。合計之

則三十二人也。又案蔡傳謂四岳為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

案經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鯨哉。此四岳同辭而對也。傳以為

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案帝所咨

者。四岳也。所領諸侯。安得越次而對乎。蔡傳亦失之。四岳同辭

而對。不稱岳曰者。上文已云。咨四岳。則同辭而對者。為四岳可

知。故不稱岳曰也。下文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無咨四岳之文。

故異哉。試可。乃已。必稱岳曰也。巽位之命。亦咨四岳。而四岳之

對稱。岳曰者。將以別於下文之師。錫帝曰。故稱岳曰。與此不同

也。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

伯禹作司空。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某氏傳曰。

四岳同辭而對。是也。如謂四岳為一人。則何以有兪曰之文。經

又云。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四岳四人。蔡傳以為四方

后無羣牧十二人。故逐日遞見之。若以四岳為一人。則羣牧亦

別矣。可謂之一人乎。經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凡言

四者。其數皆實有四也。如謂四岳為一人。則四門亦可謂之一

門。四目亦可謂之一目。四聰亦可謂之一聰乎。四岳分掌四方。猶周召之主陝東西也。每岳一人。皆為方伯。故周語謂之四伯。若以四岳為一人。則何以不云一伯。而云四伯乎。且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帝也。方伯安得而僭之乎。林之奇尚書全解

曰說者謂堯欲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四岳只
是一人以堯之禪位不應讓于四人夫既以丹朱嚚訟為不可
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也如漢文帝
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
也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禪位於四岳也又何害於四岳之
為四人哉

疆而義

後漢書楊震傳注引此作強而諛又匡謬正俗引洪範遵王之諛蓋唐初本如此今本諛皆作義則衛包所改也

皋陶謨疆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引之謹案義善也謂
性發疆而又良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曰義善也緇
衣曰章義瘧惡皇侃疏字通作儀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為儀周

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音雅楚茨篇禮儀卒皮韓詩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爾雅儀善也周頌我將篇儀

式刑文王之典毛傳與爾雅同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為一德寬宏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宏而能莊栗乃成一

德九者皆然也然則疆與義亦是上下相對昭元年左傳曰不義而疆其斂必速正與此相反也若云疆而合義則九德皆當

合義非獨疆也且如傳說則經文義字上須加合字而其義始明矣

烝民乃粒

烝民乃粒鄭注曰粒米也眾民乃復粒食見思文正義引之謹案粒

當讀為周頌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定也廣雅曰立成也鄭康成注

小司徒韋昭注周語並曰成定也管子七法篇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

夕於運均之上。擗竿而欲定其末。擗與搖同今本誤作擔立亦定也。言均

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擗則不能定其末也。烝民乃立。即承上文

言之。決九川。濬畎澮。平土可得而居矣。奏庶艱食。五穀可得而

食矣。奏庶鮮食。身獸可得而食矣。懋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

用矣。於時眾民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皆也。昏墊而今

也。安定矣。故史記夏本紀作眾民乃定也。烝民乃立。非專指艱

食言之。則非米粒之粒可知。作粒者字之假借耳。鄭訓粒為米

烝民乃米為不辭矣。王制曰。有不粒食者矣。使去食字而曰有

不粒者矣。其可乎。思文箋反破立為米粒之粒。米我烝民。愈不

辭矣。成十六年左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

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正德利用厚生之謂也。周語曰。夫王

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

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上思利民之謂也。據內

外傳所引。其非米粒之粒明矣。

萬邦作又 萊夷作牧 雲夢土作又

家大人曰。魯頌駟篇毛傳曰。作始也。廣雅作之言在也。作亦始

也。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又。作與乃相對。成文。言烝民乃粒。

萬邦始又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邊始放牧也。沱潛既道。

雲夢土作又。今本作雲土。夢乃宋太宗所改。說見段氏音義。古文尚書撰異。作與既相對。成文。

言雲夢之士始又也。史記夏本紀。皆以為字代之。於文義少疏。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下

矣

女為

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方女為引之謹案為讀如相為之為為助也言助君宣力於四方也大雅鳧鷖篇福祿來為鄭箋曰為猶助也論語述而篇夫子為衛君乎鄭注與詩箋同高誘注呂氏春秋審為篇曰為讀相為之為女為與女翼同義傳曰女羣臣當為之失其義矣

在治忽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鄭本忽作召注曰召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某氏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引之謹案忽讀為滑周語滑夫二川之神淮南

精神篇趣舍滑心韋昭高誘注並曰滑亂也在治滑謂察治亂也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又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陲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蓋以此察之也滑忽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史記夏本紀正作滑

萬邦黎獻 民獻有十夫

引之謹案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漢書翟方進傳曰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也孟康解民儀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則後人據尚書加之正文本無獻字辨見讀書雜誌漢書下班固賈車騎將軍北征頌亦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廣雅曰儀賢也蓋今文尚書說也爾雅曰儀善也酒誥曰女劼毖殷獻臣傳訓獻為善善賢義相

近故儀獻同訓爲賢。又同訓爲善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轆音儀。說文曰。轆從車義聲。或作鏹。從金獻聲。又曰。議從言義聲。灑議。皐也。從水獻聲。周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讀獻爲犧。皆其證也。漢斥彭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今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洪适隸釋。讀儀爲旌倪之倪。非是。

股肱喜哉 百工熙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傳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家大人曰。喜也。起也。熙也。皆興也。故下文皋陶曰。率作興事也。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皆興。揚雄勸秦美新。膠東令王君碑。竝作庶績咸喜。學記。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庶熙興也。是喜與熙皆有興起之義。

九河既道

濶溜其道

沱潛既道

禹貢。九河既道。傳曰。河水分爲九道。濶溜其道。沱潛既道。傳竝曰。復其故道。家大人曰。傳所謂道。非經所謂道也。道通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預注曰。道通也。字亦作導。周語。爲川者決之使導。韋昭注亦曰。導通也。周語。川氣之導也。韋注曰。導達也。達

亦通也。鄭注九河既道曰壅塞。故通利之。

嶠夷既略

嶠夷既略。家大人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廣雅曰。略治也。言嶠夷之地既治也。馬融曰。用功少曰略。失之。

厥篚元纁璣組

傳曰。璣珠類。生於水。釋文。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引之謹案。元也。纁也。組也。皆女紅所為也。璣則珍寶之屬。廟於元纁組之間。殊為不倫。篇內凡言厥篚織文。厥篚黻絲。厥篚元纁縞。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厥篚織績。皆無及珍寶者。徐州厥貢蠙珠之下。乃言厥篚元纁縞。則珠璣非入篚之物。不得云厥篚元纁璣組也。竊疑璣當讀為暨。暨者與也。及也。厥篚元纁暨組者。厥篚所貢。則有元纁及組也。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暨魚。文義與此正合。周官大宰釋文。璣劉音其既反。玉篇。璣渠氣切。集韻。璣暨二字。竝巨至其既。二切。是璣與暨同音。故借璣為暨。以六書之例求之。璣從幾聲。暨從既聲。璣之通暨。猶幾之通既也。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竝云。荀本幾作既。是其例也。經不直曰元纁組。而加暨字於句中者。元纁皆采色之帛。而組則為綬屬。故加暨字以別之。猶蠙珠與魚不同類。則曰蠙珠暨魚耳。史記五帝紀載堯典。稷契暨皋陶。則以與代暨。載此篇淮夷蠙珠暨魚。則以帛為暨。而於元纁璣組。乃作璣。不作帛。亦不以與字代之。蓋西漢經師。已不知其為暨之假借矣。孫氏伯淵曰。璣是綦字。引周書王會篇。王元纁璧綦。十二孔注云。元纁謂以黑組紐之。綦。玉名。為證。又曰。

馬注組文也當云幾組文也今本脫字耳案組之所用不獨紐壁而已不當專取紐壁為義且不言紐而但舉所紐之玉之各則文不成義况古音羣在之部幾在脂部二部不相通不得以羣為幾也馬注組文也乃釋組字非釋幾字故釋文引於組字下又不得謂組上脫幾字也

蔡蒙旅平 荆岐既旅 九山棨旅

蔡蒙旅平傳曰祭山曰旅平言治功壘荆岐既旅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九山棨旅今本棨作川乃衛包所改傳曰九州名山

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家大人曰傳以旅為祭名則旅平二字棨旅二字皆義不相屬禹貢不紀祭山川之事五岳四瀆皆不

言旅何獨於蔡蒙荆岐而言旅乎且九川不言旅而九山獨言旅周官大宗伯旅上帝及四望鄭注四望五岳四鎮四瀆然則祭上帝及四望皆謂之旅不獨祭山也則禹貢所

謂旅者本非祭名可知余謂旅者道也爾雅路旅途也郭氏曰途即道也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曰旅道也蔡蒙旅平者言

二山之道已平治也荆岐既旅者亦言二山已成道也九山棨旅者棨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并埋本刊杜注刊除也刊與棨通言九州名山皆已棨除

成道也九山棨道與九川滌原對文猶之九州攸同與四輿既宅對文也曰蒙羽其藝曰岷嶓既藝曰蔡蒙旅平曰荆岐既旅

或紀其種藝之始或紀其道路之通皆以表治功之成與祀事無涉

威侮五行

某氏傳曰威虐侮慢五行正義曰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

故曰威虐侮慢引之謹案威侮二字義不相屬威為暴虐侮為輕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於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

疑當作威。威者，蔑之假借也。小雅正月篇釋文引字林，威武劣反，正與蔑音相近，故借威為蔑。威之為蔑，猶滅之為蔑也，易剝初六，蔑貞凶，釋文曰：蔑，荀作滅，逸周書之侮滅，即侮蔑也。蔑，輕也。見大雅桑選典引，蔑侮五行，言輕慢五行也。逸周書克殷篇，侮滅神祇，不祀。史記周本紀，滅作蔑，倒言之，則曰蔑侮。說苑指武篇，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是也。威與威形極相似，世人多見威，少見威，故威字譌而為威矣。墨子明鬼篇，引此作威侮五行，亦威侮之誤。

誓字古文

匡謬正俗，引商書湯誓，誓作𠄎。集韻同。汗簡作𠄎，古文四聲韻作𠄎。又曰，𠄎同上。又重列𠄎，𠄎，𠄎，𠄎，𠄎四形。云，竝籀韻。玉篇廣韻作𠄎。日本人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古文甘誓字作𠄎，引之謹案，以上諸體，皆傳寫之譌也。匡謬正俗所引湯誓古文字，當作𠄎。𠄎，籀文折字，古文假借也。說文，𠄎，斷也。從斤，斷艸。籀文作𠄎。從艸，在公中，公寒故折艸。在公中，則其字亦可作𠄎。上中似止，下谷似缶，故譌為𠄎。又譌為𠄎，為𠄎，為𠄎，為𠄎也。其七經孟子考文，所載甘誓古文作𠄎，則𠄎字之譌也。誓音逝，而得借用折字者，折亦有逝音。曲禮立則磬折，坐則肅，祭法瘞埋於泰折。釋文竝云，折舊音逝，是也。逝字又有折音。逸周書商誓篇，商先誓王，皇門篇，有國誓王，皆借誓為誓，是也。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引之謹案，我后不恤我畝，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據傳所釋經文，正下似無

夏字。下文率割夏邑傳曰。相率割剝夏之邑居。下文言夏此不言夏。尤屬顯然。史記殷本紀。舍我嗇事而割政。是其證矣。正義曰。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為割剝之政於夏邑。則唐初本已有夏字。此即涉下文率割夏邑而誤衍耳。

茲猶不常甯 猶胥訓告胥係惠胥教誨

盤庚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傳曰先王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家大人曰猶與由通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

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由用也言先王敬謹天命茲用不敢常安也若

安土重遷則是不知天命故下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也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係惠胥教誨傳曰古之君臣

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家大人曰猶亦與由通言古之人用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也傳說皆失之

由乃在位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引之謹案由者正也方言曰由迪

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又曰胥由輔也郭注胥相

由正皆謂輔持也上句盤庚教于民民字兼臣與民言之此二

句則專指在位者言之故曰正乃在位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

攸箴也以常舊服正法度即正乃在位之事又曰各其爾事齊

乃位齊亦正也下篇曰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彼傳

曰相隱括共為善政隱括與隳括同荀子性惡篇柎木必將待隳括正曲隳括為矯然後直楊倞注

木之木也即此所謂正乃在位也傳訓由為用而以此為教民之詞云教民使用汝在位之命失之

相時儉民

儉說文引作憊。家大人曰。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作相時息

人。陳馬謖本刪去。改民為人。為避太宗諱。息則憊之譌也。蓋唐初馬鄭

古本。尚有作憊字者。故書鈔刺取相時憊民四字。憊與息相似

寫者遂譌為息耳。

自作弗靖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馬注曰。靖安也。某氏傳曰。靖謀也。是汝自

為非謀所致。家大人曰。靖善也。言是汝自作不善所致也。自作弗靖

猶言自。不善即上文所云先惡于民也。靖通作靜。又通作靜。雅小

作不典。靖共爾位。韓詩外傳作靜。漢帝堯碑。靜恭祈福。蔡邕王

子喬碑作靜。公羊春秋定八年葬曹靜公。左氏穀梁並作靖。逸周書謚法篇。柔德考眾曰靜。蔡邕獨斷作靖。史記周本紀。周宣王靜。漢書古今人表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

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善也。廣雅曰。靜善也。堯典。靜言庸違。

史記五帝紀作善言。漢書王尊傳作靖言。是靖與善同義。

無弱孤有幼

女無老侮成人。唐石經如此。各本作女無侮老成人。乃後人所改。漢石經作女母翁侮成人。侮成二字相連。是

與唐石經相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作女無老侮老成人。下老字亦後人據俗本加之。無弱孤有幼。

鄭注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某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

侮之。各本或作侮老之。或作不徒。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王氏

鳳嗜尚書後案曰。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

無老侮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

說此經。鄭注是偽孔非也。引之謹案。王說是也。某氏傳以孤有

幼連讀。殊為不詞。當以弱孤連讀。言以為孤弱而輕忽之也。孤

是青經解 卷三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之言寡也。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杜注曰：寡弱也。昭二十七年傳：專禍楚國。弱寡王室。弱寡猶弱孤也。史記南越傳：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亦以弱孤連文。自某氏誤以孤有幼連讀，後人遂改老侮成人為侮老成人，而以老成人連讀矣。

明聽朕言 明作有功 公明係子冲子 爾邑克明

明時朕言

家大人曰：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孟同聲。幽幼同聲。幽風譜正義引鄭注書傳略說曰：孟迎也。北堂書鈔引春秋攷異郵曰：明庶風至明庶者，迎眾也。禹貢

孟猶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言當勉從朕言，無荒失也。顧命曰：爾尙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時與承同義，說見前百揆時敘下。洛誥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

曰：公明係子冲子，言公當勉係子冲子也。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言爾邑中能勉行之，爾則惟能勤乃事也。韓子六反篇曰：使士民明焉，盡力致外，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言勉焉，盡力致外也。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魯魯勉也。鄭注禮器

曰：魯魯猶勉勉也。魯魯勉，明明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魯魯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駉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並見後明明天字古讀

若苾，與洛誥汝乃是不農之獲同音，故獲亦訓為勉。獲明孟古竝同聲，後人咸知獲孟之為勉，而不知明之為勉，故解經多失其義。

各設中于乃心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 王尙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 王尙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 王尙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 王尙書經義述聞

某氏傳曰各設中正于汝心引之謹案廣雅曰設合也禮器曰合於天時設於地財謂合於地財也各設中干乃心者各於汝心求合中正之道也漢石經設作翁見隸釋翁亦合也今文古文

暫遇姦宄 民與胥漸

暫遇姦宄傳曰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引之謹

案經言暫遇不言劫奪傳說非也蔡沈謂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其說尤謬暫遇字自遇此姦

宄者言之則上與乃有不吉不迪下經凡言寇賊姦宄堯草竊與我乃剽殄滅之文義皆不貫矣

姦宄微子傳曰草野竊盜謂有草野之性為竊盜之行寇攘姦宄康詒鴟義姦宄呂刑鴟義輕也義

邪也說見立政篇及盤庚上篇之敗禍姦宄皆四字平列牧誓言三宅無義民下

虐于百姓以姦宄干商邑暴虐姦宄亦平列字此暫遇姦宄亦然暫讀曰漸漸詐欺也

莊子胥篋篇知詐漸毒李頤注謂漸漬之毒失之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

盜而漸楊倞注訓漸為進失之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劫是漸之

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楊注訓漸為進又是詐謂之漸訓為浸皆失之

呂刑曰民與胥漸漸亦詐也言小民方興相為詐欺故下文曰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彼傳訓為漸化亦失之矣遇讀隄

智故之隅字或作偶淮南原道篇曰偶墜智故曲巧偽詐皆姦邪

之稱也本經篇曰衣無隅垂之前高誘注曰隅角也垂邪也全

幅為衣裳無有邪角衣邪謂之隅垂人邪謂之偶墜聲義皆相

近矣呂氏春秋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

詭愚險之言無不戢矣愚亦即暫遇姦宄之遇遇愚古字通晏

為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

愚不識釋文愚一木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作遇

或故以幽詭愚險連文。荀子曰：上幽險，則下漸詐，是也。暫遇之義，唯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可考而知。而說經者皆不尋省，望文生義，錯迕滋多。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無遺育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傳曰：育，長也。哀十一年左傳：伍子胥諫吳王引此文，杜注亦曰：育，長也。

言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引之謹案：傳訓育為長，則必於

長下加其類二字。而其義始明。始失之迂矣。今案育讀為胄，堯

典教胄子。說文及周官大司樂注並引作教育子。周官釋文曰：

育音胄。是古育胄同聲而通用。說文曰：胄，尤也。無遺育，即無遺

胄。周語曰：晉懷公無胄，是其證也。又案劓為截鼻之名，又為斷

割之通稱。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當以劓殄二字連讀。哀十一

年左傳作劓殄無遺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劓殄滅之，俾無遺育。

皆其證也。劓殄猶言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是也。多方又曰：劓

割夏邑，是劓為斷割之通稱。傳訓劓為割是也。蔡傳乃訓劓為

截鼻而讀我乃劓為一句，殄滅之無遺育為一句。夫既滅之無

遺育矣，又何須言劓乎？乃又為之說曰：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

之無遺育。經言我乃劓殄滅之，不言小則劓，大則殄滅也。且劓

非外刑，下文何以言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乎？蓋但知劓之為截

鼻而不知其又為斷割之通稱，故古訓失而句讀亦舛也。

用宏茲賁 敷賁

用宏茲賁。傳曰：宏賁，皆大也。用大此遷都大業。大誥敷賁。傳曰：

布行大道。家大人曰：賁讀如易賁卦之賁。廣雅曰：賁，美也。用宏

茲賁言用大此美績也美績即上文所云嘉績于朕邦也大誥敷賁亦謂敷布此美績也序卦傳曰賁者飾也飾與美義亦相近

沈酗于酒

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正義曰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引之謹案孔以沈為沈溺非也沈之言淫也沈酗猶淫酗也沈酒猶淫酒也史記宋世家作紂沈酒于酒漢書敘傳曰沈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楊雄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酒于酒而忘其東作沈酗作沈酒蓋今文尚書如此史記大史公自序帝辛湛酒易林賁之乾帝辛沈酒漢書禮樂志湛沔自若五行志湛酒于酒湛與沈同沔與酒同成二年左傳曰淫酒毀常

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距以為禹有淫酒之意楊雄光祿勳箴曰咎在夏殷桀紂淫酒淫酒即沈酒史記樂書流沔沈佚遂往不反沈佚即淫佚故淮南要略重梁沈酒高注曰沈酒淫酒也漢石經毋劾篇毋淫于酒是也沈與淫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久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為湛考工記晞氏淫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為湛大戴禮記勸學篇者孤巴鼓瑟而沈魚出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齊語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汰甚雨穰疾風崔謨本其作湛音淫淮南覽冥篇東風至而酒湛濫濫即淫濫謂酒得東風而加長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蓋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濫是其證也高氏以酒湛二字連讀云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失之矣

今爾無指告

今爾無指告子顛隳若之何其引之謹案當讀今爾無指告為一句子顛隳為一句說文躋字注曰商書曰子顛躋是以子顛躋三字為句不連告字讀史記宋世家今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女無故告子顛跡裴駟亦以無語辭猶無念爾祖之無毛傳曰告字絕句子顛躋自為句無語辭猶無念爾祖之無無念念也古多以無為無指告者指告也指告者致告也盤庚篇曰凡語辭詳見釋辭爾眾其為致告是也說苑有指武篇謂致武也周語曰於指字或作底襄九年左傳曰無所底告是也爾雅曰周頌武篇者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耆亦與指同大雅皇矣篇上帝耆之潛夫論班祿篇引耆作指子顛躋者子謂殷也猶下文言我乃顛躋也曰今爾其致告我殷將顛墜如之何則可也解者皆失之

亢才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尚書大傳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引之謹案亢當為允亢字或書作允形與允相似故允譌為亢才讀為哉史記周本紀作信哉信猶允也哉即才也爾

雅曰允信也史記述尚書多以詰訓之字相代如允釐百工惟明克允夙夜出內朕命惟允之類史記皆以言字代之是其證也哉才古字通集韻曰哉古作才爾雅釋詁注引皋陶謨曰茂哉茂哉釋文茂哉或作茂才唐書麻志載大衍麻議引顧命曰惟四月才生魄是其證也列子天瑞篇何人哉釋文哉作才准即哉字漢崔瑗張平子南要略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碑維帝念功往才女諸逸周書鄠保篇曰王曰允哉大開武篇曰王拜曰允哉大聚篇曰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是周書內多有允哉之語呂氏春秋貴信篇曰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

昏棄

牧誓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引之謹案昏蔑也讀曰泯昏棄即泯棄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若泯棄之泯

棄猶蔑棄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耳。言蔑棄其肆祀，不對越在天對越在天。周頌清廟曰：蔑棄其遺，王父母弟不用也。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大雅桑柔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傳以昏為亂，失之。

聰作謀

洪範：聰作謀。馬注曰：上聰則下進其謀。見史記宋世家集解：鄭注義與馬同。某氏傳曰：所謀必成。常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問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鄭注書大傳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引之謹案：恭與肅從與，明與哲，睿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為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近。斯為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母，謀古讀

若嫌並見唐韻正

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鄭注曰：敏或為謀，是其證也。晉語：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聰

與敏義相近。廣韻：敏聰也。達也。而云聰敏肅給，猶睿與聖義相近，而云

睿聖武公也。易林井之噬嗑：延陵聰敏，聽樂大。史漢書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小雅小旻篇：國

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毛傳曰：人有

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

傳以聰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曰通聖曰明哲曰聰謀曰

恭肅曰治理，上字與下字義並相近。若以謀為謀事，則與聰字

義不相屬矣。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

不謀。不謀即不敏。若以為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

始明。是毛公之解，或哲或謀，伏生之解，聰作謀，皆以謀為敏。正

是青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與經指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為謀事胥失之也何晏景
福殿賦曰克明克哲克聰克敏義即本於洪範然則洪範舊論
固有以謀為敏者矣

凡厥正人 不于我政人得罪 惟厥正人 越厥小

臣外正 庶士有正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惟正

是又之 國則爾有立政用檢人 繼自今立政其勿

以檢人 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亦惟先

正

六事之人 外事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宅乃事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越少正御事 有正有事 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引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洪範曰凡厥正人

正長也正人為長之人也自人之有能有為以康誥曰惟厥正

下皆謂為卿大夫者傳解為正直之人失之 康誥曰惟厥正

人傳曰惟其正官之人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

正也推而至于百官府亦皆有正小宰掌百官府之徵令 又曰

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也是也詳見一曰正下 越厥小臣外正

傳曰庶伯君子統庶士有正者案正長 多方曰越惟有

胥伯小大多正也或曰小或大厥正官之人案正長 立政曰其勿誤

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傳曰惟以正是之道治眾獄眾慎案

慎也蔡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 文侯之命曰亦惟先
官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此說得之
是清經解 卷五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正魏志武帝紀注引鄭注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正義曰亦惟先世長官之臣是也字或作政詳見

左傳兩政國語康誥曰不干我政人得罪傳曰不於我執政之

以爲大政下正人謂爲長之人大而司寇立政曰政與正同正長也立正謂

小而上師皆執法議罪者官人之道故以立正名篇所謂惟正是又之也傳釋序曰周公

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釋篇名曰言用臣

當其立政則是誤以政爲政治之政失之矣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言國家建立長

也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言自今以後建立長官勿以

曰立其善又曰繼自今後丑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後王建立

政皆失之王立行善政失之是也說文曰事職也故官之職謂之事哀

人也王立行善政失之是也說文曰事職也故官之職謂之事哀

一年左傳吳子呼叔孫曰甘誓曰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

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案六事六職也廉誥曰外事

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案六事六職也廉誥曰外事

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即六卿所掌侯奉王事案事職也外事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不事

士之奉職者謂廉叔爲司寇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不

事言爾國之官職故鄭注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

臣也此與上文女劼毖殷獻臣云云下文若疇圻父云云義正

相承傳謂況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曰居汝事六卿

汝身事失之州之官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案事即下文之在人牧即下文

之牧夫準即下文之準人事猶任也鄭注大司馬曰在猶事也

廉篇曰任職也又曰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常事即上文之

常任之官及司牧之官所謂立事也正是也爲長謂之正任職

義謂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失之謂之事二者相因故經文多並言之者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

士越少正御事傳曰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案少正官名襄二十

也多方曰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傳曰正官治事謂

小大多正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傳曰正官治事謂

下有職事之人周官萍氏注引作有政有事疏曰有政之大臣

有事之小臣案正長也有正有事謂爲長者及任職者以官言

之則曰有正有事以建官言又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曰

之則曰立政立事政即正也又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曰

王者正事之大臣案正長也事職也王臣或爲長官或任羣職

故曰王正事之臣魯語曰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

是書經義述聞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民事政事即正立政曰立民長伯立政傳釋立民長伯曰立民

事也說詳魯語曰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案立政謂建立長官與立民長伯相

承為義長伯也政也盤庚所謂邦伯師長也管子牧民篇故知

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

備官者可奉以為君墨子尚同篇天子立畫分萬國立諸侯國

君諸侯國君既已立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任人準夫牧作三

置立之以為正長皆其義也不得上下異訓

事三事三職也為人準夫牧夫之職故曰作三事傳曰治為

擇三有事蓋謂此三事也箋以三事為三公三公不得謂之大

夫始失之矣大雅常武篇三事就緒傳曰為之立三有事之臣

正與立事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立政謂建立

之義相合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長官也立事

謂建立羣職也準人牧夫即所立之政與事也傳不又曰自古

得其解乃云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始以迂回失之

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宅心乃克立茲常事

司牧人文是也解者不知政為正之假借而以為政治之政於

義與此合是也解者不知政為正之假借而以為政治之政於

是立政一篇遂全失其指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

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宏作立政以便百姓則誤以為政

治之政者自子長已然矣

于其無好德

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家大人曰經文好下本

無德字且好字讀上聲不讀去聲史記宋世家于其母好女雖

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氏尚書注曰無好于女家之人

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為句非也

然據此知好下本無德字蓋無好二字即承上弗能使有好而

言非有二義也自某氏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

然其時經文尚無德字且好字尚讀上聲考釋文于其無好之

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之下始音呼報反又於上文子攸好德之

下但云呼報反而不云下同又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然則無好之好孔陸俱讀上聲而所見本俱無德字明矣自唐石經始作于其無好德此不過因傳有德字而妄加之而蔡傳遂讀好為攸好德之好不知咎訓為惡好與咎義正相對無好與有好亦相對若讀為攸好德之好則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矣且好與咎古音正協皇極一篇皆用韻之文不應此三句獨無韻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克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圍曰霽

今本作曰蒙曰驛非曰克鄭

注曰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兩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霽如雨止雲在上也圍言色澤光明也霽者氣不澤鬱

鬱冥冥也克者如被氣之色相犯入也

見正義及周官大卜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某氏傳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

霧蒙闇也圍氣落驛不連屬也克兆相交錯也許氏說文引曰

圍而釋之曰圍者升雲半有半無也

謂兆之體氣如之

引之謹案命卜

筮謂如士禮命龜命筮也曰雨以下五事即承乃命卜筮言

之五者皆所以命龜之事也圍與霧其義雖不可考而曰雨曰

霽曰克則經傳具有明徵春官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七曰

雨鄭司農曰雨謂雨不也

不與

正與乃命卜筮曰雨之文相合

褚少孫續史記龜策傳曰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

不雨首俯足開若橫吉安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

霽橫吉是曰雨曰霽為命龜之事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見血昭十七年傳吳人伐楚楚卜戰不吉司馬子魚令龜曰鮐也以其屬外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曰克爲命龜之事也說者或以命爲命卦兆之名又或以爲命以其職則已誤解命上筮之義而曰雨以下五事遂不知其爲命龜之事而說以龜之氣色去本義遠矣况所說之形狀皆以意爲之而無實據乎

子孫其逢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庫彊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解爲遇吉家大人曰余友李氏成裕曰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協吉字別爲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正合據傳以此爲大吉下文

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况大吉乎案此說是也漢書王莽傳曰庫彊之占逢吉之符則西漢時已誤以逢吉連讀蓋亦解爲遇吉故也不知逢者大也子孫對身言之逢對庫彊言之故馬融注曰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楚辭天問眩弟竝淫危害厥躬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而乃也書何以變詐如此後嗣乃得逢長也逢之言豐也豐亦大也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音韻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子仁若考

家大人曰金滕子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旦巧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子仁若考者子仁而巧也顧權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史九三遇雨若儒言遇雨而濡也莊二十七年左傳幸若獲宥言幸而獲宥也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意重巧不重仁故下文但言乃无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也若如傳曰周公仁能順父則武王豈不順父者邪且對三王言之亦不當獨稱考也

敷佑 敷求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引之謹案敷者徧也周頌賚篇敷時釋思箋曰敷徧也般篇曰敷天之下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敷作徧言武王受命于帝庭以徧佑助四方之民也馬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見史記魯世家集解訓敷為布而增其道二字以釋之始失之迂矣康誥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敷亦徧也言徧求殷先哲王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以敷求為廣索是其義也某氏傳訓敷為布亦失之

啟籥見書

啟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竝同引之謹案書者占兆之辭籥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啟籥然後見書也啟謂展視之下文以啟金滕之書與此同少儀曰執策籥尚左手策著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并言之說文曰籥書僮竹管也頴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為管廣雅曰籥管籥也是籥為簡屬也段氏說文闕字注以此籥為闕下牡案說文闕闕下牡也闕以木橫持門戶也是闕闕惟門戶用之卜兆之書藏於匱中安得有門戶而施以闕闕乎且何不直云馬鄭王三家以籥為啟匱而迂回其文而言啟闕乎段說非也開藏之管其誤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眾注

曰管謂籥鍵謂牡月令脩鍵閉慎管籥鄭注曰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公歸乃內冊于金滕之匱中又曰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并占兆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為壇於外即命元龜唯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啟之哉少儀注又曰籥如笛三孔龜策之策與羽籥之籥連文為不類矣

天大雷電以風 天乃雨

史記魯世家曰秋未穫暴風雷雨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又感類篇曰金滕曰秋大孰未

穫天大雷雨以風今本雷雨作雷電乃後人據古文改之下文雷雨字凡數十見又曰雷為天怒雨為恩施

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則上文本作雷雨非作雷電明矣今改正幽風伐柯箋

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漢書梅福傳注引尚書大傳曰周公外天乃雷雨以風又儒林傳注引大傳曰周公外

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

五行傳曰周公外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又張奐傳注引

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據諸書所

述則古文之天大雷電以風今文作雷雨明矣又案論衡感類

篇曰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

變天止雨反風琴操說周金滕曰成王聞周公外以公禮葬之

天乃大暴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

據此則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為霽故論衡以
止雨代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
今文既言天大雷雨則下文不得言天乃雨矣魯世家言暴風
雷雨是用今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
天乃霽而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後漢書周舉傳注引五行傳曰
成王改周公之葵尊以玉禮而天立復風雨案復風雨三字義
不可通蓋本作復風止雨復風即反風也漢書劉向傳曰成而
今本無止字蓋亦後人所刪

三監

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
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

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為管蔡

而無霍叔定四年左傳管蔡啟商其間王室王於楚語堯有丹

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小雅常棣序閔管蔡

鳴鴉傳室言管蔡罪重不得以毀我周破斧傳四國管蔡呂氏春秋

察微篇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慮以開春論周之刑也戮管淮

南汜論篇周公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高注曰蔡叔周公兄

欲以亂周周公泰族篇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

誅之為國故也祿父而欲為亂高注曰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

下緣不要略篇成王在祿穰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

以為殷後使史記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衛世家竝云管叔

管蔡監之也武是也或以為管叔霍叔而無蔡叔逸周書作雒篇乃立王于

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二年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二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霍叔于郭凌俾康叔于殷中旄父于東孔晁注建霍叔于殷日霍叔相祿父也注俾康叔于殷中旄父于東孔晁注建霍叔于殷據本但有霍叔而無蔡叔可知俗本霍叔于殷上增蔡叔二字與注不合又改二叔為三叔因霍叔為囚蔡叔則為東晉古文尚書所惑也周書序曰武王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謂立王子祿父建管叔霍叔也又曰周公既誅三監謂殷大商子刑賞篇震潰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囚霍叔于郭凌也

及二叔皆有監殷臣民之責故謂之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為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為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為三監則傳聞之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竝舉言蔡則不言霍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數而以管蔡霍為三監則自康成始為此說今案序曰三監及淮夷叛武庚在三監之外故下文序曰殷武庚因其叛而誅之也若以管蔡霍

為三監則叛者惟有三叔武庚之叛尚未見於序下文何由而

言殷武庚乎其不可通一也管蔡霍既相與謀叛則霍叔之罪

與管蔡等下文何以但云伐管叔蔡叔而不及霍叔乎其不可

通二也詩邶鄘衛讚正義曰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而不言霍叔者鄭云益赦之也此不可通而強為之辭也豈有同

罪異罰偽作蔡仲之命者不能審定乃竊取鄭說而附益之曰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改逸周書之霍叔為蔡叔遂與左傳

謂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皇甫謚帝王世紀又襲其謬而強

為之說曰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

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是為三監見史記周本紀正義於是言三監者肯以管蔡霍當之而不及武庚與故書雅記皆不合矣又案

書大傳曰武王殷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

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歿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詩邶鄘譜正義據此以明管蔡霍之為三監其說曰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為監祿父非一監矣今案大傳三字當為二彼傳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監者二人則當為二監明甚如謂三人為監中有霍叔則大傳何以兩言管蔡而不及霍叔乎尋檢本文較然甚著不得增入霍叔以曲從三字之譌也史記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此書序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周本紀宋世家竝曰管蔡與武庚作亂此書傳所謂祿父及二監叛也司馬遷傳古文尚書伏生傳今文而皆不謂武庚之外更有三監則鄭氏之說疏矣邶

鄘衛譜亦誤

茲不忘大功 永不忘在王家

大誥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引之謹案忘與亡同亡古字通說見後

曷維其言不失前人之大功也酒誥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

在王家言天順其元德而佑之則能保其祿位永不失在王家

也傳皆以忘為遺忘之忘失之

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傳曰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引之謹案傳意蓋訓極為

終案卒已是終不得復以極為終也極當讀為亟爾雅曰亟疾

也亟速也亟卒甯王圖事者速終文王所謀之事也古字極與

亟通墨子雜守篇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即亟發也莊子盜

距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竝曰。極讀為亟。急也。淮南精神篇。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高注曰。極急也。論道人。不急求生也。亦是讀極為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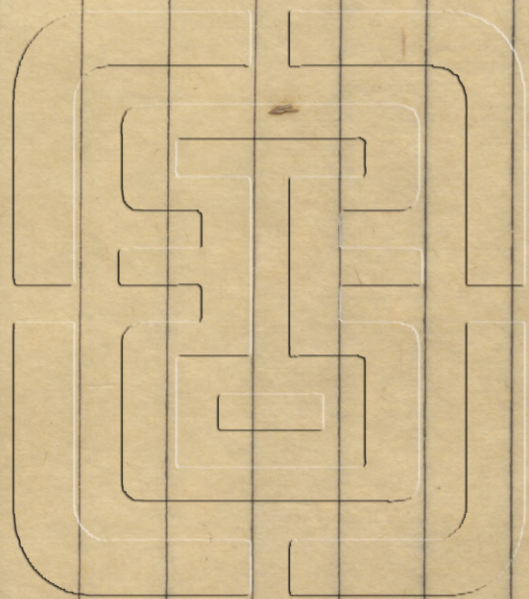
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

鄭注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

見大雅文王有聲正義。

引之謹案。厥考翼與其肯曰。文不相屬。竊疑翼字。

因上文越予小子考翼而衍。當以厥考其肯曰五字連讀。上言若考作室。厥父菑。此言厥考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文義相承。不得闡入翼字。鄭以敬職訓翼。則所據本已誤衍。不始於東晉古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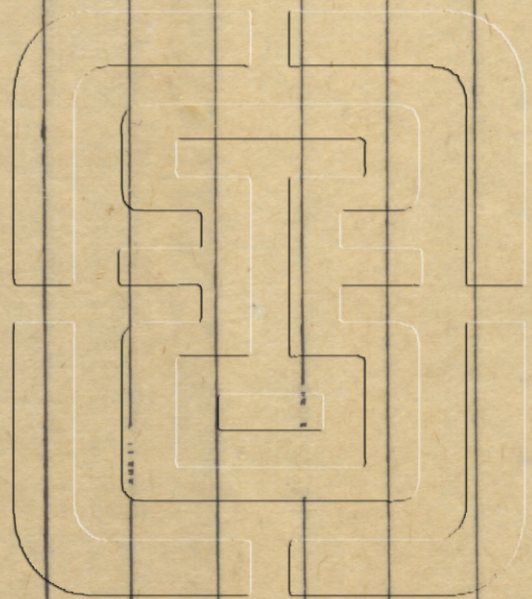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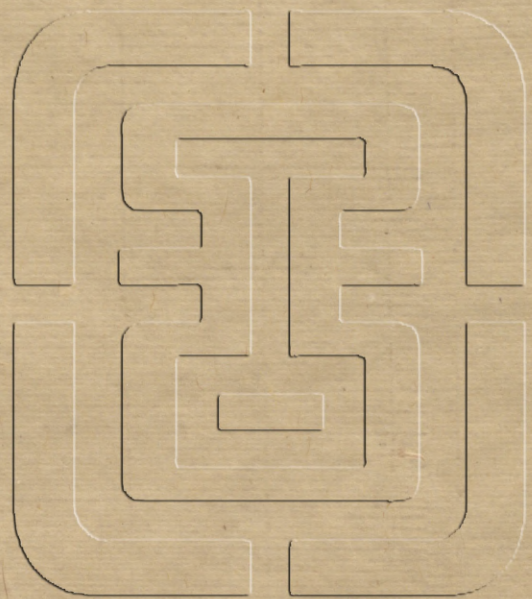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二終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一百八十二

王尚書經義述聞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陳韶番禺金錫齡新校
庚申補刊



皇清刻角

卷三十三

四

